

高僧傳卷第二

廣

譯經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叢撰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曷摩流支三

卑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駁跋陀羅六

曇無識七

鳩摩羅什一

鳩摩羅什此大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識悟明敏過目必能一聞則誦且體有赤璽法生智子諸國娉之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既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自覺神悟超解有倍常日間雀梨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

即與王族貴女德行諸尼并日詣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惻致衆感歎之有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昭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須之什母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門枯骨異處縱橫於是深惟苦本定指出家若不落疑不咽飲食至六日夜氣力綿乏既不連旦夫乃懼而許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勑人除疑乃下飲食次旦受戒仍樂禪法專精匪懈學得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九二千言誦毗曇既遇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人以其母王妹利養甚多乃薦什什之什年九歲隨母渡卒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賈頭達多即罰寢王之從弟也削杖有大量才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練從旦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國遠近師之什至即崇以師札從受雜藏中長二舍凡四百万

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我也必來  
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說  
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  
好什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  
學圓陀舍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  
事又博覽四圓陀典及五明諸論陰  
陽星筭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屬小檢脩行者頗共  
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  
莎車王子參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  
請從而為沙門兄字湏利耶跋陀弟  
字湏耶利蘓摩蘓摩才伎絕倫專以  
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  
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弥至蘓摩後為  
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  
無相恠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  
破壞諸法答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  
什既執有眼根彼據因成無實於是  
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理有所  
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  
乘如人不識金以鑄石為妙因廣求  
義要受誦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須  
之隨母進到溫宿國即龜茲之北界

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秀振名諸國手擊玉鼓而自指言論勝我者斬首謝之什既至以二義相檢即迷問說諸經四遠宗仰莫之能挽時王子為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大集請開方等經與什為推辯諸法皆空無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卑摩羅又學十誦律有頌什母辭往天竺謂龜茲王白紇曰汝國尋襄吾其去矣行至天竺進登三果什母曉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余之力但於自身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使大化流溥能洗悟暎俗雖復身當爐鑊苦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蔽大唯見空隙什知龐所為擔心逾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龐來

汝是智人何用讀此什曰汝是小魔  
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  
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竊茲王  
為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外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  
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  
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  
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  
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  
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為說德文問經  
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  
先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  
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  
皆空小乘偏局多諸漏失師曰汝說  
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有法而愛  
空平如昔狂人今續師續線抑令細好  
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羸縉  
師大怒乃指空小曰此是細縉狂人  
曰何以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  
良匠猶且不見況他人耶狂人大喜  
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連類  
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蒙上賞而實  
而陳之往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

信服師數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  
於今矣於是禮什為師言和上是我  
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矣西域諸  
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誦說諸王皆長跪  
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此什  
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時苻堅僭号  
閑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  
來朝聖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  
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苻堅  
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  
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  
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  
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  
即遣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善善王前  
部王等又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  
堅遣驍騎將軍呂光陵江將軍姜飛  
將前部王及車師王等率兵七萬西  
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餞光於  
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乎  
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  
羅什深解法相善闡陰陽為後學之  
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固之大寶若刻

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  
茲王白紇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曰  
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拒其鋒  
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於龜茲立  
弟震為主光既獲什未測其皆盡見  
年齒尚少乃凡人歲之強妻以龜茲  
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父何可固諱乃飲以  
醇酒同榻密室什被逼既至遂歟其  
節或令騎牛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  
常懷忍辱曾無異色光慚愧而止光  
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  
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從軍罷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  
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謂光  
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運揆數  
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  
之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光  
三軍縞素大辟城南於是竊号閑外  
稱年太安太安七年正月姑臧大風  
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  
定也俄而吳謙彭見相係而叛尋皆  
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

胡沮沮勇力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  
守段華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  
原公纂率衆五万計之時論謂業等  
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什  
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  
績於合黎俄又郭譽作亂纂委大軍  
輕還為聲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  
張賓文翰溫雅先甚器之資病光博  
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又云能差資  
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詐告賓  
曰又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  
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糸作繩結之  
燒蕪灰未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  
者病不可愈湏臾灰聚浮出復繩  
本示既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煩之  
光又卒于紇襄伎數日光庶子纂然  
紇自立稱光為寧寧二年有猪生  
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牖井中到殿前  
蟠卧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乃大殿  
為龍湖殿俄而有黑龍外於當陽九  
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什奏曰  
皆潛龍出遊不妖表異龍者陰類出  
入有時而今是見則為灾眚必有下

◇ 高麗大藏經 ◇

人謀上之變宜剋已脩德以答天戒  
慕下納與什博戲然慕曰斫胡奴頭  
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  
此言有旨而慕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  
超越小字胡奴後果煞慕斬首立其  
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  
涼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蕪其  
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  
及姚萇僭有閭中亦挹其高名虛心  
要請諸呂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  
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使  
請興初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  
廣庭逍遙園茲變為藍以為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  
西伐呂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  
歸降方得迎什入閻以其年十二月  
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  
甚見優寵語言相對則淹留終日研  
微造盡則窮年志勑自大法東被始  
于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空  
所出多滯文格義興少達崇三寶疏  
志講集什既至止仍請入西明閣及  
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誦誦無

不克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僻皆由先度失旨不與梵  
本相應於是興使沙門僧若僧遷法  
欽道流道恒道標僧散僧肇等八百餘  
人誥受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梵本  
興執舊經以相離按其新文異舊者  
義皆圓通衆心恆伏莫不欣贊興以  
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為出苦之良  
津御世之洪則故詎意九經遊心十  
二乃普通三世論以勗示因事王公  
以下並欽贊厥風大將軍常山公顯  
左軍將軍安城侯嵩並薦信緣葉屢  
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  
品金剛波若十住法花維摩思益首  
楞嚴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  
行可欲自在王因緣觀小無量壽新  
賢劫樞經禪法要禪要解跡勒成佛  
跡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擇論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論凡  
三百餘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千  
時四方義士万里必集盛業久大于  
今咸仰龍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攝文  
外每恐言舛入閻請決蘆山釋慧遠

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遠  
疑義莫次乃封以誥什語見遠傳初  
沙門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  
為敘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  
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絲為  
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  
歌歎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闕文  
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謐  
噦也什嘗作頌贈沙門法和云心山  
育明德流薰万由延哀驚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凡為十偈辭喻皆余什雅  
好大乘志存般若廣常歎曰吾若著筆  
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栴陀子比也今  
在秦地深識者竄折翻於此將何  
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為姚興著實相  
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所刪  
改註瑜妙約莫非玄奧什為人神情  
朗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倫疋  
者萬性仁厚沉愛為心虛己善誘終  
日無勑姚主常謂什曰大師聰明超  
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何可使法  
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自

今以來不往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  
盈每至謠說常先自說辭喻如臭泥  
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  
什在龜茲從卑摩羅又律師受律卑  
摩後入閻中什聞至狀然師敬盡禮卑  
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漢  
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  
答云漢境經律未脩新經及諸論等  
多是什所傳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  
法但什累葉障深故不受師教耳又  
稱渡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  
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  
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  
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  
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  
自以闇昧課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  
百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  
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  
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  
所傳無誤者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燒  
爛以爲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  
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  
碎唯舌不灰後外國沙門來六羅什  
所詣十不出一初什一名鳩摩羅耆  
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為本什父鳩摩  
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焉名然什死年  
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  
年或云十一年尋七與十一字或訛  
誤而譯經錄傳中猶有一年者恐雷  
同三家無以正焉

### 弗若多羅二

弗若多羅此古功德範羅賓人也少  
出家以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  
十誦律部為外國師宗時人咸謂已  
階聖果以為奉弘始中振錫入閻秦  
山妣興待以上賓之札羅什亦挹其  
戒範厚相宗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  
未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  
然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  
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  
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三分獲  
二多羅攝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  
竟而亞人徂逝悲懷之深有踰常痛

### 慧庫流支三

慧庫流支此六法樂西城人也棄家  
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  
達自閻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  
未竟而亡廬山擇慧遠聞支既善毗  
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造書通好曰佛  
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  
年至沙門德式所開尤多須西域  
道士弗若多羅是羅賓人甚諷十誦  
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  
十誦之中丈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  
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  
仁者賣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  
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  
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憚若能為  
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  
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參懷  
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慧深德厚人  
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  
志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妣興  
敦請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孝農  
條剖審定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  
什化不獲刪治流支住長安大寺慧觀

◇ 高麗大藏經 ◇

六

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又四

卑摩羅又此云無垢眼罰賓人沉靜有志力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方學者竟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茲陷沒乃避地焉須之聞什在長安大弘經藏又欲使毗丘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流沙冒險東入以薦秦弘始八年達自閻中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世又乃出遊閬左逗於壽春止石澗寺律衆雲聚盛闡毗丘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取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義要名為善誦又後齊往石澗開為六十一卷取後一誦改為毗丘誦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

言記其所制內禁輕重撰為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竟相傳寫時間者誰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為後生法矣又養德好閉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為人眼青時人亦号為青眼律師佛陀耶舍五

佛陀耶舍此云覺明罰賓人也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塗辟不能行止乃問於至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殘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三万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堪已師者故不為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

戒莫為臨壇所以向立之歲猶為沙弥乃從其舅學五明詣論世間法術多所練習年二十七方受具戒恒以讀誦為務手不釋帙每端坐思義尚云不覺虛過於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不悉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摩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什既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須之王薨太子即位時苻堅遣呂光西伐龜茲龜茲王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

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泥水洗足住息明日國人追之已若數百里不及行達姑咸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咸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須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薩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咸願下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禮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間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諭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住經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既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當要舍為人赤牘善解毗盧沙時人号

曰赤牘毗婆沙既為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星不以閑心她興為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為司徒校尉號美請令出之興疑其遺謀乃請耶舍令誦卷籍藥方可五万言經二日乃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十四卷并長阿含等京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舍筆受至二十五年解座興觀耶舍布縞万疋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縞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 佛跋陀羅六

佛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修耶利此六法日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為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近還度為沙弥至

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

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

一日歎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

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

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

處積載達多雖伏其才明而未測其

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

驚問何來答云曩至兜率致歡亦勒

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

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得知

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

秦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觀法衆清勝

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

而不遇真正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

孰能流化東土僉云有佛跋陀羅者

出生天竺都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

道學其童齡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

業於大禪師佛大先時亦在罽賓

乃謂嚴曰可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

者佛跋陀羅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

賢迷惑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

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恣籠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心資

資

◇高麗大藏經 ◇

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曰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間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趣取繩一船獨發俄介賊至留者恚拔抄害須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鳴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余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詣決時秦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羅什與賢數番往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衆微或色色無自性故雖色常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微答曰群師或破微一微我意謂不尔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

應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無自性則為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問答之大意也秦王姚興車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闈威脩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閨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感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葉四方樂靖者並聞風而至但浮學有淺深得法有濃淡澆燭之徒因而說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言得阿那含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謗謠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或踰牆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夷然不以介意時舊僧僧智道恒等謂賢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不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由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

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恨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道來遊欲宣遺教誠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各令万夫無導因勅令退之賢報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厭風名聞至欣喜若舊遠以賢之被擄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曼邕致書姚主及閨中衆僧解其擄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進化居無求安停止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至既而訛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覽來札事其有奉遺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隨府届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不足且復小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今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飲果盡豹大慚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邈非凡所測豹深

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  
敬之資供脩至俄而太尉還都便請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範率素不同  
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致京師法師  
僧弼與沙門寶林書曰聞場禪師甚  
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  
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於子闡得  
花嚴前分三万六千偈未有宣譯至義  
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顥右衛將軍  
褚彥度即請賢為譯正乃手執梵文  
共沙門法業慧嚴等百有餘人於  
道場譯出詮定文言會通華戎妙得  
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又沙  
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本復  
請賢譯為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  
出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  
便論等凡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  
究其幽旨妙盡文意賢以元嘉六年  
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慧無識第七

曇無識或女曇摩懶或大曇無識蓋  
取梵音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艷錦為業見沙門達

摩耶舍此士法明道俗所崇豐於利  
養兵母美之故以識為其弟子十歲  
同學數人讀呪恆敏出群誦經日得  
万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  
說精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  
共識論議習業既異交諱十旬識雖  
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屈識伏其  
精理乃謂禪師曰頃有經典可得見  
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  
讀驚悟方自慙恨以為坎井之識久  
迷大方於是集衆悔過遂專大乘至  
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  
兄善能調象騎鰐王所乘白耳大象  
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覩者夷三族親屬  
莫敢往者識尖而莖之王怒欲誅識  
識曰王以法故然之我以親而莖之並  
不違大義但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  
神念自若王奇其志氣遂留供養之  
識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号為大  
師後隨王入山王渴湧水不能得識  
乃齋呪石出水因賁曰大王惠澤所  
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歌詠王悅其

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  
漸薄識以久處致耽乃辭往罽賓賣  
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戒經善薩  
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乃  
東適龜茲須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  
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識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間空  
中語曰此如米解脫之藏何以枕之  
識乃慚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  
過提舉竟不能勝明日識將經去不  
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恙來拜  
謝河西王沮渠蒙遜借據涼土自稱  
為王間識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  
遜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請出經本  
識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  
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  
寫初分十卷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經藏深相推崇轉易  
梵文嵩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  
橫識臨機釋滯清辯若流蕪畱於丈  
尊碑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經  
次譯大集大雲悲花地持優婆塞戒  
金光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

方言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子闐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譯之後又遣使于闐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為三十三卷以爲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秩方竟即宋武永初二年也識去此經梵本本三万五千偈於此方減百万言今所出者止一万餘偈識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爲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禦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夜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爲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抱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駕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定定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遣斥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

時魏虜託跋素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若不違識便即加兵遜侍中都督涼州西城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曰聞彼有暈摩識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秘呪神驗證公之足朕思欲誦道可馳驛送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老目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佞言苟見威迫前遣表求留暈無識而今便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人生一死詐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子入侍朝廷欵王忠靖故願加殊禮而王以此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來之義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藉秦恩情不副辭耳遜既恠識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年三月識固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欲去

乃密面言識爲以資糧發遣厚賄寶貨臨發之日識乃流涕告衆曰識某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捨義不容停比發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惜焉既而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亡柯識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識受菩薩戒識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詣識求受識中見擇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耳乃勑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中見擇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識說之未及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當更爲汝耳乃勑力三年且禪且懺進即於沙門道朗振譽關西當進咸戒之夕沙門道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臍水爲法弟於朗亦通夢乃自卑戒臍水爲法弟於是從進受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起識或非凡也蒙遜

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為人強志踰  
通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

安陽乃閱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  
經即能諷誦常以為務學多聞大士

之盛業少時求法渡流沙至于闐於瞿

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駄斯那詔

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

半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号為

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

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既而東歸向邑

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各一

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為晉文

及為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

卑身不交人世常遊塔寺以居士身

畢世初出称勤觀音二觀經丹陽尹孟

顯見而善之深加賞接後竹園寺慧

滑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既通習精以臨

策無滯旬有七日出為五卷頃之又

於鐘山定林寺出佛父般泥洹經一

卷安陽居絕妻孥無欲禁利從容

法信宣通正法是以黑白咸敬而嘉

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諸經至元嘉

中方傳建葉道場慧觀法師志欲重

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  
門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  
廣郡船破傷足因疾而卒普愍終歎

日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普本高

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國供養尊影

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無不

瞻親善乞書偈諸國語進履異域別

有大傳時高昌復有沙門法盛亦經

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佛國云云

## 高僧傳卷第二

丁巳歲高麗四大藏都藍奉

初難造

高僧傳卷第二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駄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畱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摩羅十二

求那跋摩十三

釋法顯姓龍其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

結廬而亡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

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以送還寺

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

能得後為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

歲造父憂對父以其母寢獨不立逼使

## 高僧傳卷第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昭

廣

譯經下

釋法顯一

釋曇無竭二

佛駄什三

浮陀跋摩四

釋智嚴五

釋寶雲六

求那跋摩七

僧伽跋摩八

曇摩密多九

釋智猛十

畱良耶舍十一

求那跋摩羅十二

求那跋摩十三

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對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弥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湏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亦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弃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捨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規日以准東西望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須至愁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跋涉經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蕙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

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愚不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區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狹過之顯明日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敗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指到盡誓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全可使精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王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札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肩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仰頭下尾伏頭足前顯以手摩之況曰若欲相容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徑止有相容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徑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眼蒼素而神氣清朗顯雖覺其鬚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禰問曰向者年是誰耶告云頭施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悅退至山所有摸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

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詵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眾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轉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杖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歲留或亡頑影惟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綸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入衆皆惶惶即取雜物烹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船震懼衆咸議曰坐載

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極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奈便當見煞漢地帝王奉佛教僧我至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規失色僵俛而止既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如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者二人顙問此是何地耶獵人曰此是青州長廣郡牢山南岸獵人還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舉自迎勞顧持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顙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垂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而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懷爐不假卷色無改京師共傳

感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感慟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擇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也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間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擔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湖之徒二十五人共賣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障氣千重晉水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一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識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經三日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伐孔處多相對人各執四杖先拔下杖手攀上杙轉相攀經日方過及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

月氏國礼拜佛肉是骨及觀自拂木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救彼土感云已證果無竭請為和上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塞為棖同侶尚有十三人八人於路並化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險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輕廢將至舍衛國野中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在險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沉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居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弥沙塞律梵本

◇ 高麗大藏經 ◇

一四

未被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  
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  
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為三十四  
卷稱為五分律什執梵文于闐沙門

智勝為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  
筆參正宋侍中鄉鄉王練為標越至  
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  
及鵠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  
所終

浮陀跋摩此女覺鎧西域人也勿而復  
操明直聰悟出羣習學三藏偏善毗  
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為心要宋元  
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  
用強果少遊恣右遍歷諸國得毗婆  
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  
衿企待明正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為  
翻譯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度承  
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  
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開預宮中請  
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  
烏義學僧三百餘人孝正文義再周方  
詒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為之作序有  
頃魏虜託跋摩西伐姑臧涼土崩亂

經書什物皆被焚蕩迷失四十卷今  
唯有六十存焉跋摩避亂西久不知  
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習冠出家便以精  
勤著名納衣竟坐蔬食永歲每以  
本城丘壙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  
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摩天陀  
羅精舍從佛駄先比丘詣受禪法漸  
深三年功踰十載佛駄先見其禪思  
有緒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  
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頽  
教接遠人時有佛駄跋陀羅比丘亦是  
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傳法中  
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涉越險達自閏中常依隨跋陀止長  
安大寺領之跋陀攝為秦僧研搞嚴  
亦分散懸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力  
精修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刻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  
王恢從駕遊龍山川至嚴精舍見其  
同止三僧各坐繩林禪想湛然恢至  
良久不覺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  
還閉間不與言恢心敬其奇訪諸耆

老皆去此三僧隱居未志高潔法師  
也恢即啓宋武帝延請還都莫肯行者  
既屢請退至二人推嚴隨行恢懷道  
素篤札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  
受虛靖志避誼塵恢乃為於東郊之  
際更起精舍即林園寺也嚴前於  
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元  
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曇廣  
博嚴淨四天王等嚴在寺不受別請常  
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服有見  
鬼者去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  
至當避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  
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札  
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  
鬼來吁可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  
外堂劉氏便見羣鬼逌散嚴既進為  
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立五戒一門  
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  
方無所滯著稟性冲退不自陳敘故  
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  
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為懼積年憚  
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

詣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為嚴入定往兜率宮詣赤勒赤勒答云得戒最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各履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尸向凡僧墓地而尸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皆羽智遠故從西來葬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若深淺耳

釋實雲未詳氏族傳云京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為名而求法懇惲亡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至踰雪嶺勤苦艱危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輝光累迹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駛跋陀葉禪進道俄而禪師摸為秦僧所擯使衆志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

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京師安止道場寺衆僧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城莫不披衿詣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戎並通音訓尤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閱中沙門並佛念善於宣譯於苻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甚真輸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贊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誦多有改更禮事供養十室而八頃之道塲忽觀臨亡請雲還都整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

求那跋摩此云切德鑑本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祖父可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入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湏野肉令跋摩辨之跋摩答曰有命之類莫不食生天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

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煞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寢相攻宜湏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咒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脩道因告羣目曰吾欲躬洒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羣目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念敢以死請申其悃愞王不忍固違乃就羣目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然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羣目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引杖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咒治有須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食稟以充嘉元年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敕交州刺史令

汎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波斯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願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芝華提船欲向一小國會值便風遂至廣州故其邊文云葉行風所吹遂至宋境此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勒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孤峯嶮高絕跋摩謂其易歸者聞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推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濕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像及定光儒童布施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為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盡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弄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

化者十有七八馬跋摩嘗於別室入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上亘空彌渴生青蓮花沙弥驚恐大呼性逐師子詔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勒觀等復更敕請乃汎舟下都以光嘉八年正月達于建鄼文帝引見勞問懇懃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然迫以身殉物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万里采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昊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而疋夫所脩各異疋夫身賤名劣言今不審若不剋己苦躬將何為用帝王以四海為家万民為子出一嘉刑不友命優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衆庶豐茂如此持齋亦大矣如此不然德亦衆矣寧在閥半日之食全一翕之命然後方為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惑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偏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為言

天人之際矣乃勒住祇洹寺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講法花及十地法席之日軒蓋盈衢觀瞻往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絕妙時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本或稱善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京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優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並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聚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去去六年有師子國八月至京去宋地先未經有臣鄰得二衆受戒忍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君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臣年謄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今學宋語別因西域居

士更請外國臣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花布席唯跋摩所坐花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礼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聞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滅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死之後即扶坐縫牀頰貌不黑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丈許翅於尸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闡毗之四部講集香薪成禮灌之香油以燒造陰五色焰起氲氲騰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君悲泣望斷不能自然相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虧役徒遣未及答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殊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礼三寶淨戒諸上座 潤世多詔曲  
高僧傳卷三 著士林 廣

虛無無誠信愚惑不識真懷嫉輕有德是以諸賢聖現世晦其迹我求那跋摩命行盡時至所獲善功德今當如實說不以詣曲心希望求名利為物眾慇急增長諸佛法大法力如是仁者咸諦聽稽首瞻野中初觀於死尸禮服至爛壞臭穢體血流繫心緣彼處此身性如是常見此身相貪嗔不畏火如是無量種修習死尸觀放捨餘聞思依止林樹間是夜專精進正觀常不忘境界恒在前猶如對明鏡如彼我亦然由是心寂靖輕身極明淨清涼心是樂增長大歡喜則生無著心變成骨鏹相白骨現在前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闡毗之四部講集香薪成禮灌之香油以燒造陰五色焰起氲氤騰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君悲泣望斷不能自然相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虧役徒遣未及答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殊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明見四念處律行從是竟攝心緣中住

苦如鐵鉗銬斯由曷受轉愛盡般涅槃  
昔見彼三界死焰所燒然形體極消瘦  
喜心樂方便身還漸忘滿勝妙衆生相  
頂忍亦如是是於我心退真實正方便  
漸漸略境界界齊滅樂培長得世第一法  
一念緣真諦次第法忍生是謂無漏道  
妄想及諸境名字悉遠離境界真諦義  
除惱獲清涼成就三昧果離垢清涼緣  
不滿亦不淺淨慧如明月湛然正安住  
純一寂滅相非我所宣說唯佛能證知  
那波阿毗曇說五因緣果實義知脩行  
名者莫能見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  
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脩行衆妙相  
今我不宣說懼人起妄想詐惑諸世間  
於彼修利相我已說少分若彼明智者  
善知此緣起塵囉婆國界始得初聖果  
阿蘭若山寺道迹脩遠離後於師子國  
村名劫波利進脩得二果是名斯陀含  
從是多留難障脩離欲道見我而遠離  
闇遠及林邑葉行風所飄隨緣之境  
於是諸國中隨力興佛法無間所應門

諦實立實現今此身滅盡衆苦焰火滅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  
棄俗清峻有戒德善解三藏尤精雜  
心以宋元嘉十年出自流沙至于京  
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事之号  
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崇  
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脩請住此寺崇其供  
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  
之奉誠是也跋摩行道誦日夜不  
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  
明於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  
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  
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  
衆乃共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  
義檀步京邑謂為禡異觀志不同親  
與跋摩拒論頃復跋摩標宗顯法理  
證明允既德有所歸義遂迴剛旌然推  
服今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徒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  
範廣設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恐  
觀等以跋摩妙解難心諷誦通利先  
三歲誰譯未及導寫即以其年九月

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賓雲  
譯語親自筆受孝義研校一固乃訖  
續出摩得勒仰分別葉報略勘發諸  
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  
為志不帶一方既傳經事訖辭還本  
國衆成祈止莫之能留元嘉十九年  
隨西城貢人船還外國不詳其終  
慧觀度數多此云法秀劉賓人也年至  
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  
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爾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貴羣經特深  
禪法所得門戶極甚微奧為人沉邃  
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号  
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指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  
連眉禪師少好遊方指志宣化周歷  
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  
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  
供養明日即勑外司若有異人入境  
必馳奏聞俄而客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延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  
客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  
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  
矣王惕然驚覺既而不召固留莫之  
能止遂度流沙進到敦煌於閉曠之

地建立精舍植松千株開園百畝房  
間池沼極為嚴淨須之復適涼州仍  
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  
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法以  
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城而出峽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  
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枚銜器  
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增  
勇猛人百其心領之法流東下至干  
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齋多道聲  
素善化洽連邦至京甫入傾都礼訖  
自宋文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  
設齋桂宮請戒樹振參候之使旬日  
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  
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  
千里謁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師焉會  
稽太守平昌孟頤深信正法以三寶  
為已任素好禪味教心殷重及臨浙  
右請與同遊乃於鄧縣之山建立塔  
寺東境舊俗多攝至祝及妙化所  
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乞  
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寥寥  
天性凝靖雅愛山水以為鍾山鎮岳

持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位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  
年斬石刊木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  
奉稠疊禪房殿宇築余曾構於是息  
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邑望風成  
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  
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  
崇而弗替蓋密叟之遺烈也爰自西  
域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禪  
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罰賓也有  
迦羅神王衛送達至龜茲於中路  
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  
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畢即取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  
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  
驗禪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  
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  
七道俗四眾行哭相送仍墓于鍾山  
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地新豐人生性端明  
勵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卓至諷誦  
之聲以夜續日每聞外國道人至天  
竺國土有釋迦連迦及方等聖經常  
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羅衛國  
見佛駁佛牙及肉髻骨佛影跡炳然  
具存又觀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苦提  
之樹猛善心內充設供一日竟以寢

◇ 高麗大藏經 ◇

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祇究觀空  
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  
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  
羅闍家舉族弘法王所欽重造純銀  
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  
乘學不猛答患大乘學輩聞驚歎曰  
希有希有將非菩薩性化耶猛於其  
家得大涅槃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  
一部及餘經梵本普願流通於是便  
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  
無常准猛與曇募俱還於涼州出涅  
槃本得二十卷以光嘉十四年入蜀  
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  
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  
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爭莫  
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遷  
時屆異土故傳述見間難以別也  
暨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城人性剛直  
寅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  
諸經多所談綜雖三歲兼明而以禪  
門專業每一遊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  
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  
沙河革干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

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詒崇其禪  
法沙門僧含請譯藥王禁上觀及無量  
壽觀合即筆受以此二經足轉障之秘  
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  
國平昌孟頤承風欽教資給豐厚頤  
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居江陵元  
嘉十九年西遊岷蜀屢屢弘道檀學  
成羣後退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  
又有天竺沙門僧伽達多僧迦羅多  
等並檀學深明來遊未境達多嘗  
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  
有羣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稱  
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  
何為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  
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  
終於建鄴僧伽羅多此云宋濱以  
宋竟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安  
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光嘉  
十年卜居鍾昇之陽剪棘開榛造  
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不談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  
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  
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友即投簪  
落彩車精志學及受具足博通三藏  
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礼炳之辛小  
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  
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而歎曰汝於  
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  
訛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  
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  
若歸信三寶則長相見其父感其言至  
遂弃邪從正跋陁前到師子諸國皆傳  
送資供既有緣東方乃隨舶沉海中  
途風止決水復竭舉舶更惶跋陁曰  
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  
往不感乃密誦呢經懇到札誠誠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  
感如此光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  
表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勅  
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郊勞見其神  
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文言而欣  
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  
深加崇敬瑤頤延之通才碩學束

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丞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領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詰析妙得本旨後譲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及一卷無量壽一卷涅槃央掘魔羅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經三卷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花嚴等經而跋陁自附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札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眼持劍擧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陁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茫然便覺心神悅憚旦起道義皆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夜夢跋陁吉者將有禍亂未及一年竟罹

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陁頗容交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陁諫爭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危徒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船轉迫去岸船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邛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缺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況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頑覓不見舉身毛堅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曾軍梁山世祖勦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今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頑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濟豈爰分當灰劫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劫問並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見詔逼貪道所明愧因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勸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株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疑夢跋陁燒香呴頑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誠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枷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承相不否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房後於東府譙會王公卑集勅見跋陁時未及淨瓶白首皓然世祖逼望頑謂尚書謝莊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意也故陁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窮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今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頑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陁曰既濟豈爰分當灰劫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劫問並誰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見詔逼貪道所明愧因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勸近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株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之無人衆屢疑夢跋陁燒香呴頑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誠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枷移去寺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

有感如其無獲不湏相見跋陁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真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諸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私况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如蓋日在東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勑見慰勞親施相續跋陁自幼以來蔬食終身常執持香鑪未嘗輕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礼供弥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覽體不念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之見天花聖像竭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實意梵言阿那摩訥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生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凡官禪房恒於寺中樹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百身子立知正吉善能神咒以香塗掌亦見人往事宋世相處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當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敷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

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礼焉永明末年終於所住求鄉畧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徙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恵強記勤於諷誦詣究大小乘將三十萬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占時驗事徵地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此耶離寺執錫徒戒儀端肅王公貴勝送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辟箭撰為一部凡有百事教授新學畧地悉皆通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為齊文凡有十卷謂百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湏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畧地為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惠為善法於達鄰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僧門嚴堂整飾以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素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禮遇勑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占雲館中譯出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釋寶習宗量九等筆受

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住持八方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曰光餘暉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利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粗述四舍宗軌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藏盤豆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掘要源發船若濟貴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今三寶載傳法輪未絕是以五百年中對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接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振丹之局迦維雖路絕慈河里踰數万若以聖之神力辟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為浮屠之主或號為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峻壁而臨深躡飛絶而渡險遺身為物處難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而聞蓋

其力也爰至安清支識康會竺護等  
並異世一時雖踵弘贊然夷夏不同  
音韻殊隔自非精括詁訓領會良難  
屬有支譙爾承遠竺佛念擇寶雲竺  
對蘭無羅又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詞旨分明  
然後更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云隨  
方俗語能示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  
語蓋斯謂也其後鳩摩羅什碩學鈞  
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志方言復  
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為宣譯故致今古二經  
言殊義一時有生融景叡嚴觀恒肇  
皆領悟言前詞潤珠玉執筆承旨任  
在伊人故長安所譯鬱為稱首是時  
姚興竊跡有三畿崇愛三寶城塹  
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  
法門有緣必覲自像運東遷在茲為  
盛其佛賢比丘江東所譯花嚴大部  
曇無識河西所翻涅槃妙教及諸師  
所出四含五部捷度婆沙等並旨言  
持法本理悟三身而童壽有別室之  
怨佛賢有損默之迹考之實錄未易

詳究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離故所  
感見爰至於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  
珪璋之一玷也又世高無識法祖法  
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霧而皆不  
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  
羅漢雖諸漏已盡尚貽貫朏之厄比  
千雖忠寒竭誠猶招賜劍之禍匪其  
然乎門有空法度者自言專執小乘  
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本非律儀  
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戒法所無且法  
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彌摩耶  
舍又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壓其身故  
為矯異然而連量君子未曾迴迤尼  
衆易從初稟其化夫女人理教難徑  
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背見愛  
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義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  
卷止千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  
或望烟渡險或附杙前身及相會推  
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法顯智猛智  
嚴法勇等發趾則結棖成群還至則  
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  
豈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

求一典謂言廣讀多惑斯蓋脩學之  
辭匪曰通方之訓何者夫欲考尋理  
味使正法門豈可斷以胷衿而不博  
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窮箱匣甘  
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  
用豈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治經  
論雖復祇樹息蔭玄風尚扇娑羅變  
葉佛性猶彰遠報能仁之恩近稱傳  
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昌歟  
贊曰頻婆捨唱疊教攸陳五乘竟轉  
八万弥綸周星曜魄漢夢通神騰蘭  
識什殉道來臻慈雲徙降慧水傳津  
俾夫季末方樹洪因

### 高僧傳卷第三

丁未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廣

梁書拾遺錄沙門慧叡撰

-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淵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邃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僧度十四  
竺法義十三
- 朱士行類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  
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  
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翔譯  
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  
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  
經竟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指志捐身  
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  
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闕果得梵書正  
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擅此言法  
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  
闕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  
門欲以婆羅門者或亂正典王為地主  
若不禁之將斷大法翼旨漢地王之  
咎也王即不聽廢經士行深懷痛心  
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精新般  
前以火焚之土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  
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證令也如何  
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  
牒如本大眾駭眼咸稱其神感遂得  
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  
竺叔蘭本云竺三人父世避難居于  
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脩見葉  
果因改勸專精深崇正法博究宋音善  
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城道  
士稽古多學乃手執梵本對蘭譯為  
晉文稱為放光波若度牒故本今在  
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竺叔蘭一  
時寫五部校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疋續今寫為二十卷士行遂  
終於于闕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  
之薪盡大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  
呢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辟散  
因燬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因  
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  
散形於于闕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  
神彩卓華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  
以為心要陳留院晤類川庾數並結  
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  
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跋膚  
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  
逍遙唯寐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而  
不被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

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辨適  
時皆此類也時竺叔蘭初譯放光經  
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闊旬有餘日  
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儕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物竟宗歸人思効仰雲泉  
彌漫蘭風勝嚮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高僧傳卷第四 第三張 廣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  
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  
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  
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  
日度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  
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  
也敏度亦略指有譽著譯經錄今行  
於世測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  
處常乞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  
之次遇陳郡殷浩始問佛經深遠之  
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畫之曉浩  
不能屈由是改觀鄉那王茂弘以鼻  
高眼深戲之謂曰鼻者面之山眼者  
面之洲山不高則不靈洲不深則不  
清時人以為名答後於豫章山立寺  
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鬱茂名  
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  
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  
填委後卒於寺焉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請  
經見雙樹庵之豪傑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韻聖處於是攜往  
迦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絕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敗  
屋兩間間中各有二人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旁不相料理屎尿縱橫  
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同而捨耶朗  
乃傳六日為洗浣供養至第七日見  
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  
問評朗往問評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湏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切業尚  
小未純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  
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業道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為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璫弗  
藏朗公固固能藉其光啟終博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水堅履霜朗弟子  
令詔其先屬門人姓呂少遊禪後發  
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持喜禪  
敷每入定或數日不起後捨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禮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詔凝神於中山即  
其人也

竺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絕懸  
鑒過人依竺法護為沙弥清真有志  
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聞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萬護未荅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高麗大藏經◇

二六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後西到燉  
煌立寺延學志身為道誨而不輕便夫  
射狼草心戎秋知禮大化西行乘之  
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潛冲論云法乘安豐少有機悟  
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  
士季顥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  
法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鄉鄧人晉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  
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翳闇冲誰  
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厭筋筋照足開  
瞞懷抱之內諾余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徹言興化譽洽  
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  
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  
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五百晉永嘉初  
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  
王茂弘大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  
而教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  
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度又亮乃隱迹剗  
山以避當世遐蹤問道者已復結旅  
山門潛侵班講席三十餘載或鴟弓  
等或握手在於身比而五六十内外兼  
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頃遣兩使慰勸  
徵請潛以詔旨之重歸之避宮閣即於  
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  
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  
是道俗標領又先朝友故尊重挹服  
頂戴並常達平龍飛處禮跡萬潛嘗  
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  
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  
貧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  
素篤信經典每加極崇遵以師資之  
教數相招請屢要興法祀潛雖復從逕  
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刻之仰山  
遂其先志於是逍遙林卉以畢餘年  
支道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淡洲小嶺  
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與高麗道人  
書云上座竺法深中州劉公之弟子體  
德貞峙道俗綸綜往來亦多維持法  
網內外是瞻仰道之匠也頃以道葉

靖濟不耐塵俗孝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刺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柄皓然遐迩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棄宰相之榮襲漆衣之素山居人外  
萬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贈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深比劉伯倫論云深公道  
素擗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蕪  
以宇宙為小雖高柄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深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深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取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剗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昧知名嘗遇康明晰自謂  
筆道過識識共所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之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文遁字道林本姓閻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道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恩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旨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惔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道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道選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別自治其

以悵然人生如寄可須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吳剡而謂遁曰逍遙篇可得閒王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述拔衿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立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憚者遁乃著坐右銘以勗之曰勤之勤之至道非弥奚為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渺渺長羈煩勞外塵冥心內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荷惠清譽灌累樞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坤道既志無為寮朗三蔽融治六疵空同五陰詔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識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拔俗有達兼濟之道遁乃作釋牒論脫移石城山又立拯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賸澗飲浪志無生乃注醫藥不同心思此經副其精想也王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由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閒王遁乃作數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言迴今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帝即位頃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詞從性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挽遁乃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淡慙而退焉乃歎曰寶緇鉢之王何也却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亹亹論辯恐殺制支超拔直上荆源浩實有慙德却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道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遁頃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  
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聖厭純反朴絕欲歸宗遊虛  
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毗  
外王之化諸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萬  
慈愛之孝蠕動無傷衛無恤之哀永  
悼不仁秉未地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亢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逸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今歷代弥新矣陸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勑道遊靈摸日  
吳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振天下清  
風既鄙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叛誣尋立禱  
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淺季氏之旅得一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况不加靈玄  
德文被民荷冥枯惔惔六令成吉祥

之完洋洋大晉為尤亨之宇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在國  
典刑繁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  
者自得戮而非憲別罰者自刑而公  
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真量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遊東山  
與世異榮菜蔬長昇漱流清豁纏綿  
畢世絕窺皇階不悟軋光曲曜懷被  
蓬草頓奉明詔使詣上京退惟谷  
不知所曆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  
賓礼榮以徵言每懼才不拔滯理無  
拘新不足對楊玄摸允塞視聽踰蹭  
侍人流汗位席冕四翁赴漢千木蕃  
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衷遊塊禁省鼓言帝側將  
困非擾何能有為且歲月促俛感若  
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違落延  
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空於塢中  
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却超為之  
序傳玄為之銘其周曇實為之作  
誅孫禪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  
玄同矣又荀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  
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  
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  
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真神理

謝鄭池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  
慕如此既而双迹刻山畢竟命林澤  
人嘗有遺道馬者道受而養之時  
或有識之者道曰愛其神駿耶復  
畜耳後有飼鶴者道謂鶴曰余冲  
天之物寧為耳目之亂乎遂放之遁  
勿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鶴卵生用  
未足為然師不能屈尋亡忽見形  
投卵於地殼破鶴行須之俱滅道乃  
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道先經餘姚塢  
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  
意答太謝安在昔數來見輒移旬日  
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  
揚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  
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空於塢中  
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却超為之  
序傳玄為之銘其周曇實為之作  
誅孫禪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  
玄同矣又荀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  
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  
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  
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  
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真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述有同學法度  
精理入神先道士道歎曰昔正石廢  
斤於郢人牙生輶弦於鐘子推已求  
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  
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  
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  
卷感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生法仰者  
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士後猶見  
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  
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  
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  
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  
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水雪甚厲  
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  
虎亦甚馴至明旦雪止乃去山中神  
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  
後聞江東山水刻縣稱奇乃徐步東  
甌遠蹕尋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光  
華寺是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亮規孫  
焯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遁  
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  
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欵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間若一間固教  
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城欲求異聞至交  
州遇疾終於茅林沙門支遁追立像  
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  
馴治虎光別傳云蘭亦感枯泉漱水事  
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遁  
剃子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治見  
知名禱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  
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  
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  
又祖述者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授主  
人家值婦人在革危急泉治不驗舉  
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室羊  
欲為淫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  
因氣針之湏臾羊膜裹兒而出外  
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  
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  
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  
取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刻石城  
續修光華寺後移白山靈巖寺每與  
支遁林爭即色空義盧江何默申明  
覽見善方藥美書札洞諳殊俗尤巧談

◇ 高麗大藏經 ◇

論護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簡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崇性好山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城於交趾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都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綽以邃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邃有清今之譽何得為足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遜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已物妙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幻而頴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辟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啟玄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外三十餘年領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味日晤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反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普法華義疏四卷云時刻東仰山復有釋道寶者本姓王鄉那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遊世弊崇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發盤鷗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已物妙能行是故罕言深見其幻而頴悟勸令出家於是栖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辟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啟玄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傳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隙榮華豈不  
曆日夕就厭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  
鍛金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罪愆  
可飾恥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前削航  
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今君恤後  
度谷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  
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  
道以濟三界跋膚不毀俗中之近言  
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坡以此為  
愧然積貲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  
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  
王之服八珍之餚鏗鏘之聲暉暉之  
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涅  
槃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  
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  
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  
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  
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  
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  
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  
住撫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  
太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築登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  
匪石不可迴轉苦華感悟亦起深信  
度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毗曇  
盲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  
又有竺慧超者亦行解義著與高士  
鴈門周續之友善注勝經焉

## 高僧傳卷第五

義解二

廣

釋道安

釋法和

竺僧朗

竺法汰

竺僧先

竺僧輔

竺僧數

竺僧翼

釋法遇

釋曇徽

釋道立

釋曇戒

竺法曠

竺道壹

釋道壹

釋慧度

釋慧度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釋道安

就勞曾無愁色萬性精進齋戒無  
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  
經一卷可五千言安費經入田因息  
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  
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間  
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  
明經一卷減一萬言費之如初暮復  
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  
嗟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鄆  
入中寺遇佛晝澄澄見而嗟歎與語  
終日衆見形貌不稱咸共輕佐澄曰  
此人遠識非余傳也因事澄為師澄講  
安每覆述衆未之愜咸言湏待後次當  
辨煞嶮嶮子即安後更覆譏疑難鋒  
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  
漆道人驚四隣于時學者多守聞見  
安乃歎曰宗丘雖邈玄旨可尋應窮  
究幽遠探微奧令無生之理宣揚季  
未使流遁之徒歸向有本於是遊方  
問道備訪經律後避難潛于濩澤  
太陽竺法濟并州支暉講陰持入經  
安後從之受業須之與同學竺法汰  
俱憩飛龍山沙門僧先道護已在彼  
山相見欣然乃共披文屬思妙出神

情安後於太行恒山創立寺塔改服  
從化者中分河北時武邑太守盧欽  
聞安清秀使沙門欽見苦愛之安尋  
不獲免乃受請開講名實既符道俗  
欣慕至年四十五復還冀部住受詔  
寺徒衆數百常宣法化特石虎死彭城  
王石遵墓廣以嗣立遺中便竺昌蒲請安  
入華林園廬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  
運將危乃西適寧仁山近毋閑之亂人  
情蕭索安乃謂其衆曰今天灾旱蝗役  
賊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復率

衆入王屋女牀山頃之復渡河依陸  
渾山木食修學歲而慕容後逼陸渾  
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謂徒衆曰今  
遭四年不休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  
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  
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  
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  
慧達等四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  
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  
二馬掲揭間懸一馬篋可容一斛安  
便呼林百戶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  
升謂是神人厚相接待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宇安曰兩木為林楚空百

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初經出已  
久而舊譯時誤致使深藏隱沒未通  
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弟  
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  
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  
之義乃折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  
掬畱妙盡深旨據貫既叙文理會通  
經義克明白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  
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  
追尋莫測年代安乃捨集名目表其  
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衆經有載  
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竟往師之時征  
西將軍桓朗子鎮江陵要安楚桂朱  
序西鎮復請還襄陽深相結納序  
每歎曰安法師道學之津梁澄治  
之鑑肆矣安以白馬寺狹乃更立  
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張毅宅也大  
富長者並加贊助建塔五層起房  
四百京州刺史楊弘忠送銅万斤擬  
為承露盤安曰露盤已訖汰公營造  
欲迴此銅鑄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  
諾於是衆共抽捨助成佛像光相丈  
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徹照堂殿像  
後又自行至万山舉邑皆往瞻禮遷

以還寺安既大願果成謂言夕死可矣符堅遣使送外國金笛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弥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每譖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烟華亂發使夫昇階履闈者莫不肅焉盡敬矣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衆不甚恭重安曰像眾相致佳但居未稱令弟子爐治其居既而光焰煥炳耀滿一堂詳視居中見一舍利衆咸愧服安曰像既靈異不煩復治刀止識者咸謂安知有舍利故出以示衆時襄陽習鑿齒鋒辨天逆龍置當時其先聞安高名早已致書通好曰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薩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川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葉之隆咸無以足所謂月光將出靈鋒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幽深此方諸僧咸有思慕若慶雲東徂摩丘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拈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眉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盪於一

代矣文多不志載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菴齒後鉤梨十故正值衆食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無參差者高平却遠遣使遺米千斛修書累紙深致懇懃安答書云指米弥覺有待之為煩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交化伎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内外羣書略皆遍觀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以法蘭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其為時賢所重類皆然也安在樊守十五載每歲常垂謗放光波苦未嘗廢闕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并有詔曰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微綺艸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廣

四方略定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並  
襄陽北盡沙漠唯遠韋一隅未能枕  
伏堅每與侍臣談話未嘗不歎平一  
江左以晉帝為僕射謝安為侍中堅  
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越原紹等並  
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為堅所信故  
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不  
能為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  
安升輦同戴僕射摧翼諫曰臣聞  
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殿承宰可  
參廟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以天下不易與輦之榮未稱其德即  
勅僕射扶安登輦俄而頤謂安曰朕  
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涉  
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陛下  
應天御世有八州之貢富居中土  
而制四海宜拯神無為與堯舜比隆  
今欲以百万之師求取田下下之土  
且東南區地地界氣局昔舜禹邈而不  
及秦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慙感石越重臣並  
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  
允既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為地  
不廣民不足治也將簡天心明大運所

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未言則  
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麥駕必動  
可先幸洛陽抗威蓄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遣平陽

公融等精銳二十五萬為前鋒堅躬  
率步騎六十萬到領晉遣征虜將軍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拒之堅前軍大

潰於八公山西晉軍逼北三十餘里死  
者相枕融馬倒墮首堅單騎而遁如

所諫焉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捨

曰若所說下堪遠理顧見瑞相刀夢見

胡道人頭白眉毫長語安云君所注

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沮洹住在西域

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

至遠公乃知和上所夢賓頭盧也於

是主座飯之處處成則安既德為物

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

章條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講經上

講之法二日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

時法三日布薩乞使悔過等法天下

寺舍遂則而徙之安無與弟子法遇

等於弥勒前立誓願生兜率後至泰

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

異憎形甚膚陋來寺寄宿寺旁既迄

高僧傳卷第三 第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三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四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五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六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七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八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九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零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一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二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三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四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五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六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七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八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一百九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零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一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二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三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三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四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五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六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七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八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四十九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五十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五十一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五十二張 廣

高僧傳卷第五 第二百五十三張 廣

清虛服氣人咸宗而事之往問善惡  
嘉隨而應答語則可笑狀如調戲婢  
似識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養徒  
於加眉谷中符堅遣大鴻臚徵不就  
及堅將欲南征遣問休否嘉無所言  
乃乘使者馬佯向東行數百步因落  
靴帽解棄衣服奔馬而還以示堅壽  
春之敗其先見如此及姚萇告嘉之曰  
有人於望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安之潛  
契神人皆此類也安先聞羅什在西  
國恩共講析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  
安風謂是東方聖人恒遙而札之初  
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  
印手菩薩安終後十六年什公方  
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安既萬  
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  
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  
出衆經百餘万言常與沙門法和詮  
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經於是獲正  
孫綽為名德沙門論自云釋道安博物  
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贊曰物有廣  
贊人固多宰割擗釋安專能兼倍飛

聲汗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  
常在有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  
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於竺道  
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見  
其二姓因謂為兩人誤矣

釋法和榮陽人也少與安公同學以  
恭讓知名善能標明論網解悟疑滯  
因石氏之亂率徒入蜀巴漢之士莫  
德成羣聞襄陽陷沒自蜀入閨住陽  
平寺後於金輿谷設會與安公共登  
山嶺極目周睇既而悲曰此山高聳  
遊望者多一從此化竟測何之安曰  
法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心不  
萌斯可悲矣後與安公詳定新經參  
正文義頃之爲晉王她緒請住捕坂  
講說其後少時勸語弟子俗內煩惱  
苦累非一乃正衣服繞佛礼拜還坐  
本處以衣蒙頭奄然而卒時年六十矣  
竺僧朗京北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  
還閑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  
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苦寺中衣  
物似有竊者如言即反果有盜焉由  
其相語故得無失財常蔬食布衣志

航人外以爲秦苻健皇始九年移卜秦  
山與隱士張忠為林下之契每共遊處  
忠後為苻堅所徵行至華陰山而卒  
朗乃於金輿谷峴巒山中別立精舍  
猶是秦山西北之一巖也峴岫高峻  
水石宏壯朗創築房室剗衣窮山羨內  
外屋宇數十餘區間風而造者百有  
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主苻  
堅欽其德素遣使徵請朗同辟老疾  
乃止於是月月修書觀遣堅後沙汰  
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水霜  
學徒清秀貞備一山不在搜例及  
後秦姚興亦佳歎重燕主慕容德  
欽朗名行假号東齊王給以三縣租  
稅朗護王而取租稅爲興福業晉  
孝武致書遺魏主拓跋珪亦送書  
致物其為時人所敬如此此谷中  
舊多虎穴常執仗結羣而行及朗  
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  
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奉高人至今  
猶呼金輿谷為朗公谷也凡有來詣  
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  
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莫不歎  
其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

◇高麗大藏經 ◇

三六

八十有五時泰山復有支僧敦者本冀州人少遊汗隴長歷荆雍妙通大乘兼善數論著人物始義論亦行於世矣竺法汰東莞人少與道安同學雖才辯不逮而姿貌過之與道安避難行至新野安分張徒衆命汰下京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至於高會淨因當期之歲寒耳於是分手泣涕而別乃與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沿江東下遇疾停陽口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要過供事湯藥安公又遣弟子慧遠下荆問疾汰病小愈詣溫溫欲共汰久語先對諸賓未及前汰既疾勢未歇不堪久坐乃乘輿歷廟迴出相聞與溫日風疾忽發不堪久若蘭芳時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湏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折駁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日更集慧遠就帝設難數番開責鋒起恒自覺裁途

差異神色微動塵尾扣案未即有答達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汰下都止凡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詔禦門徒以次駢席三吳首表至者千數凡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假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水懷踪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欵故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裏奄余喪逝痛費子懷可博汰校德無作汰弟子曇一曇三並博練經義又善老子風流趣好與慧遠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王侯公卿莫不畢集汰形解過人流名四遠開講之日黑白觀聽士女成羣及詔禦門徒以次駢席三吳首表至者千數凡官寺本是河內山玩公墓為陶處晉興寧中沙門慧力啓乞為寺止有堂塔而已及汰居之更拓房宇脩立衆業又起重門以可地勢汝南世子司馬綜第去寺近遂假掘寺側重門淪陷汰不水懷踪乃感悟躬往悔謝汰卧與相見傍若無人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並欵故無極臨亡數日忽覺不念乃語弟子吾將去矣以晉太元十二年卒春秋六十有八烈宗孝武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裏奄余喪逝痛費子懷可博汰校德無作汰弟子曇一曇三並博練經義又善老子風流趣好與慧遠

齊名曇二少卒汰哭之慟曰天喪四也汰所著義疏并與郊超書論本無義皆行於世或有言曰汰是安公弟子者非也

釋僧先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為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逕猿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先受戒已後勵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憐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捨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先曰且當分指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懃法鼓竟鳴何先何後先乃與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又有沙門道護亦冀州人貞節有慧解亦隱飛龍山與安等相遇乃共言曰居靖離俗每欲匡正大法豈可獨步山門使法輪輶軼宜各隨力所被以報佛恩衆僧行之善遂各行化後不知所終竺僧輔鄆人也少持戒行執志貞苦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

宗事值西晉亂輔與釋道安等隱于瀆澤研精辨析洞盡幽微後懇荆  
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持生  
堯率仰瞻慈氏時鄉郡王悅為荊州  
刺史籍輔貞素謂為戒師一門宗奉  
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  
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采  
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  
十因墓寺中僧為起塔

竺僧敷未詳氏族學通衆經尤善放  
光及道行波若西晉未亂移居江左  
止京師凡官寺盛開講席達鄰舊僧  
莫不推服時同寺沙門道嵩亦才解  
相次與道安書云敷公研微秀發非  
吾等所及也時異學之徒咸謂心神  
有形但妙於万物隨其能言手相摧  
塵數乃著神無形論以有形便有數  
有數則有盡神既無盡故知無形矣  
時仗辯之徒紛紜交諍既理有所歸  
悵然信服後又著放光道行等義疏  
後終於寺中春秋七十餘矣竺法汰  
與道安書云每憶敷上人周旋如昨  
逝歿奄復多年與其清談之日未嘗

不相忘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面  
于瀆澤研精辨析洞盡幽微後懇荆  
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持生  
堯率仰瞻慈氏時鄉郡王悅為荊州  
刺史籍輔貞素謂為戒師一門宗奉  
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  
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采  
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  
十因墓寺中僧為起塔

釋曇翼姓姚羌人也或云冀州人年十  
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少以律行見稱  
學通三藏為門人所推經遊蜀郡刻  
史毛璣深重之為設中食躬自賸奉  
見翼於飯中得一粒穀先取食之瓊  
密以敬異知必不孤信施得後餉米  
千斛翼受而分施翼嘗隨安在檀溪  
寺晉長沙太守勝舍於江陵捨宅為  
寺告安求一僧為綱領安謂翼曰荆  
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介而誰  
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即長沙寺  
是也後五賊越境侵掠漢南江陵圍  
路值白蛇數十卧逕行轍翼退還所  
住過請山靈為其札識乃謂神曰吾造  
寺伐木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  
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  
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  
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泓流而下其  
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持已  
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  
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  
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  
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  
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  
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  
不能令動翼乃往枉禮謂衆人曰當  
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  
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  
俗奔赴車馬轡墳後劉賓禪師僧伽  
難吃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不相憶思得與君共覆疏其美豈面  
于瀆澤研精辨析洞盡幽微後懇荆  
州上明寺單蔬自節礼懺翹勤持生  
堯率仰瞻慈氏時鄉郡王悅為荊州  
刺史籍輔貞素謂為戒師一門宗奉  
後未亡二日忽云明日當去至于臨  
終妙香滿室梵響相係道俗奔波采  
者万數是日後分無疾而化春秋六  
十因墓寺中僧為起塔

感當于余時雖復富蘭等見亦迴為  
歸真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山海經  
所謂洞庭山也山上有穴通吳之苞  
山山既靈異人甚憚之翼率人入山  
住過請山靈為其札識乃謂神曰吾造  
寺伐木幸願共為功德夜即夢見神  
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  
隨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  
往路甚清夷於是伐木泓流而下其  
中伐人不免私竊還至寺上翼持已  
畢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  
感如此翼常歎寺立僧足而形像尚  
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  
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  
惻請求誠應以晉太元十九年甲午  
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  
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  
不能令動翼乃往枉禮謂衆人曰當  
是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  
子三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  
俗奔赴車馬轡墳後劉賓禪師僧伽  
難吃從蜀下入寺礼拜見像光上有

梵宇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方知翼之不謬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時長沙寺復有僧衛沙門學葉甚善為般仲堪所重尤善十住乃為之注解

釋法遇不知何人弱年好學雋志墳素而任性誇誕謂傍若無人後與安公相值忽然信伏遂投著許道事安為師既沐玄化悟解非常折挫本心謙虛成德義陽太守阮保聞風欽慕遙結善友修書通好施遺相接後襄陽披寢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衆姪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鉦集衆以杖筒置香燈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歉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衆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在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釋曇徵河內人年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采且令讀書二三年中學兼經史十六方許剃髮於是專務佛理鏡測幽微未及立年便能講說雖志業高素而以恭推見重後隨安在襄陽符丕役境乃東下荊州止上明寺每法輪一轉則黑白奔波常顧解有所徒乃圖寫安形存念札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或問法師道化何如和上微曰和上內行深淺未易可測外緣所被多諸應驗在吾一涕寧比江海耶以晉太元二十年卒臨亡之日體無餘患上堂同衆中食因而告別食竟還房右脇而化春秋七十三矣著立本論九篇六識旨歸十二首並行於世

擇道立不知何許人少出家事安公為師善放光經又以莊老三玄微應佛理頗亦屬意焉性澄靖不涉當

受供養每潛思入禪輒七日不起如此者數矣後夏初忽出山鳩集衆僧至秋為欲令所懷粗訖耳自恣後數日果無疾而終時人謂知命者矣

釋曇戒一名慧精姓卓南陽人晉外兵部棘陽今潛之弟也居貧務學遊心墳典後聞于法道講說光經乃借衣一聽遂深悟佛理廢俗徒道伏事安公為師博通三藏誦經五十餘萬言常日札五百拜佛晉臨川王甚知重後萬疾常誦弥勒佛名不輟口弟子智生侍疾問何不願生安養誠曰吾與和上等八人同願生兜率和上及道願等皆已往生吾未得去是故有賴耳言畢即有光熙于身容貌更悅遂奄然遷化春秋七十仍塋安公墓右竺法曠姓羣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蓄常躬耕望畊以供色養及母亡行喪禮眼闔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明徵有道行曠師事竭誠迄受具戒捨風止操卓介殊羣復素安業志行淵

深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札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每以法花為會三之首無量壽為淨土之因常吟詠二部有衆則講獨處則誦謝安為吳興故往參敬而山栖幽阻車不通轍於是解駕山樹陵峰步往晉簡文皇帝造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詢以女星請曠為力曠答詔曰昔宋景修福女星夢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萬機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唯當勤修德政以賽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灾滅晉興寧中東遊禹穴觀瞻山水始投若耶之孤潭欲依巖傍嶺栖閑養志即超謝慶緒並結居塵外時東土多遇疫疾曠既少習悉悲薰善神呪遂遊行村里極救危急乃出邑止昌原寺百姓疾者多取之致効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沙門竺道隣造

無量壽像曠乃率其有緣起立大殿相傳古伐木遇旱曠呪令至水晉孝武帝欽承風聞要請出京事以師札止于長干寺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散騎常侍顧愷之為作贊傳云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鄉鄉王珣兄弟深加故事晉太和中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懶深講領都邑汰有弟子曠一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曠一大道一為小壹名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深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還東止虎丘山寧從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答移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遂民不棄其性弘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長弥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万里被揭振錫洋溢天邑皆剖噎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深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自東徂西惟道是務雖万物惑其目計而識者

悟其歲功今若責其屬籍同役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後長往而不反虧盛明之風謀主相之盲且荒服之賓無閑天臺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胡而後集也壹於是閑居幽昇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謙蓮之遇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已以此為恨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閉步蹊其逐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氏壹既得書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鄉王薈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咸依附諮禱時

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楚往吳度  
丘山以晉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  
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贊  
曰馳詞說言因緣不虛惟茲壹公綽

然有餘辭若春園載芬載譽儻被荷

蔚枝幹森疎壹弟子道實姓張亦  
吳人慈惠夙成尤善席上張彭祖王  
秀琰皆見推崇並著莫逆之交焉

釋慧皮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  
持戒行志操確然愍廬山中十有餘年  
道俗有業志勝途者莫不屬慕風采

羅什新出諸經度志存敷顯宣揚德  
教以遠公在山足細振玄風度乃東  
遊吳越賜地弘通以晉義熙之初投  
山陰嘉祥寺剋已導物苦身率衆凡

諸新經皆書寫講說涉將五載忽然  
得病寢疾少時自知必盡乃屬想安  
宿德有戒行夜夢見觀世音從西郭  
門入清暉妙狀光映日月憐憫華蓋

皆以七寶莊嚴見便作札問曰不審  
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度  
公因余無常當時疾雖綿篤而神色

平平有如恒日侍者咸聞異香久之  
乃歇度既自審必終又覩瑞相道俗  
聞見咸生歎美焉

高僧傳卷第六 義解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遠

慶

高僧傳卷第五

釋慧遠一

釋慧持二

釋慧永三

釋僧濟四

釋法安五

釋曇邕六

釋道祖七

釋僧䂮八

釋道融九

釋曇影十

釋僧叡十一

釋道恒十二

釋僧肇十三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門婁煩人也弱  
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今孤  
氏逍遙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  
尤善莊老性度弘博風鑒明拔雖宿  
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  
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道值石虎  
已死中原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

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  
贊像法聲甚著間遠遂往歸之面  
盡敵以為真吾師也後間安講波若  
經誥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捷  
批耳便與弟慧持投舊落彩委命受  
薰既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忘繩縕  
維以大法為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  
晝食持無資錦繡常弱而具弟恪恭  
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  
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  
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  
神明英越據鑒遜深安公常歎曰使  
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  
講說嘗有客聽譜難實相義往復移  
時殊增疑惑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  
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  
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微皆風才  
照灼志業清敏並推伏焉後隨安公  
南遊樊河雋素達元九年秦將苻丕  
留序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  
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  
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  
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

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荆  
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届潯  
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  
精舍此處去水大遠乃以杖扣地  
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  
潯陽兵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  
有巨蛇從地上產湧史大雨歲以有  
年因号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  
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  
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  
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  
所拯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  
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遠  
創造精舍洞盡山其却貞香爐之峯  
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裁拂  
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  
林森樹烟凝石蓮苔合尺在暗履皆  
神清而氣肅焉達聞天竺有佛影是  
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  
國都竭咷城南古仙人石室中經道取  
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  
感交懷志欲瞻覲會有西域道士叔

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  
筭畫工淡彩圓寫色凝精空壁似烟  
霧暉相炳煥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條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  
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  
處間透明宛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  
同方迹絕杳冥<sup>其</sup>湛湛荒宇靡勸  
靡契淡虛寫容拂空傳藻相具體微  
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微  
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真賞  
撫之有會功弗由曩<sup>其</sup>旋踵忘敬因  
應因識三光掩暉万像一色庭宇幽  
藴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  
風雖遐維塵攸息匪雲玄覽孰扇其  
極<sup>其</sup>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  
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綠  
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  
奇興開衿祥風引路清氣迴軒皆交  
未曙易歸神容依俙欽遇<sup>其</sup>銘之圖  
之曷啻曷求神之聽之鑒木所脩庶  
滋靈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沾飲和  
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  
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sup>其</sup>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弥盛夜以白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為之謡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渥宿邈何迢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謡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擇逆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武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廬門周續之新蔡畢類之南陽宗炳張菜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剉遺民著其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

擇慧遠貞感幽石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靈山之陰般若臺稽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華敬焉而指正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辭之滑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三報之相催知險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惟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篇闡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侔神造功由理詣事非人運茲寶天啓其誠真運來萃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疑其慮哉然其景績參老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收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骨命整衿法堂等並一心亭懷幽極捨茲同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吾於雲嶠忘其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勉思策征之

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草藉芙蓉於中流蕪瓊柯以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泛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殊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少憚將欲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眼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譜法花每欲難問輒心悸汗流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評其伏物蓋衆如此般仲堪之荊州過山畏敵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移景不勸見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為庶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慕風德迺致師敬謐脩書曰年始四十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擅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差於遐齡耶想斯理久已

得之為復酬來信耳盧脩初下擾江州  
城入山詣遠遠少與脩父環同為書  
生及見脩歡然道舊因朝夕音問僧  
有諫遠者曰脩為國役與之交厚得不  
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  
為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  
盧脩設帳棄冕左右曰遠公素王盧  
山與脩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  
無彼此乃遣使賣書致教并遺錢米  
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初經流江東  
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  
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  
經踰越沙重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  
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閻請墨摩難提  
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  
滯後有列賓沙門僧加提婆博識衆  
曲以晉太元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  
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  
乃興并製序操宗貽於學者孜孜為  
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惻  
諮詢聞羅什入閩即遣書通好曰釋  
慧遠頓首去歲得她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屢絕殊域越自外境干時音

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冥以形  
未為歎耳頃知承否通之會懷實來  
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久馳徒情欣雅  
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遠固已增其  
勞併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  
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加津妙  
門感微遺靈至於虛衿遺契亦無  
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  
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  
猶虛往責歸况宗一無像而應不以  
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報  
為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己若令  
法輪不許軸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輶  
音於持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  
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蹠今往比量衣裁  
願登高座為普之并天濟之器此既  
法物聊以示懷什答書曰鳩摩羅耆  
婆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謐導心之  
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況粗  
承風德比復如何必備聞一途可以蔽  
百經言未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  
教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脩福戒  
博聞辯才深皆兼之者道隆未見者  
慧遠頓首去歲得她左軍書具承德  
問仁者屢絕殊域越自外境干時音

滯仁者偹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  
意豈其能盡粗酬來意耳損所致比  
量衣裁欲今登法座時善當如來意  
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  
鑰石盤口潔灌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卑竟空相  
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  
無照虛詐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  
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  
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  
方當大出諸經故來欲便相諮詢若  
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  
條事真有餘暇一二為釋此雖非經  
中之大難欲取決於君耳并報偈一  
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  
涉動境成此賴山勢或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尚悠  
悠相與期暮歲後有弗若多羅來過  
閑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  
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

◇ 高麗大藏經 ◇

四四

俗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闕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閨中勝說所以来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三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罪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闇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德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懇懃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申歎心又令姚嵩曰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為一序以申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為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荅書玄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褚所容沒深非短

綱所測披省之日有惺高命又禮羸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而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期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嘗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序致測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頽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可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前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而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無他玄出山謂左右曰實乃生而未見玄後以震主之惑苦相延致乃胎書駛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女欲沙汰衆僧教僚罵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詰暢說義理或禁行脩整足謂能發昧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弘矣又製淡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舍大葉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

與玄書曰佛教凌遲猶難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慧淵得將及窺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濟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一理斯得然後令飭爲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文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立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水輔正以為沙門應教王者尚書令何充儀射褚昱諸葛恢等奏不應教禮官議悉同允等門下承水首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沙門不教王者既是情所未了於理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教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盡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遠答書曰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發昧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弘矣又製淡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舍大葉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

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玄雖尊執先志耻即外從而觀遠辭言趙超未決有頃玄慕位即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教今事既在已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礼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礼礼教有本遜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與同礼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大德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爭天屬之重而不逆其孝外闊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日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真真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礼万乘高尚

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周孔發政雖殊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驚潛相影響出處咸異終期必同故雖隨行東西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位之迹矣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阿無忌勤遠候觀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賈書曰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聖重疾年衰益甚狠牽愁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詔答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其情耿耿去日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拂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瘳遯無復因增其歎恨陳郡謝靈運召之慨修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詳書大預學徒並不依擬時遠誦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次宗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

和上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獲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因萬大德者年皆耆頤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丈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輶繼肩隨遠以仇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臥松下既而弟子取墓潁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壘開墻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為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釋慧持者慧遠之弟也冲默有遠量年十四學讀書一日所得當他旬善文史巧于製文十八出家與兄共伏事道安法師遍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安在襄陽遣遠東下持亦俱行初

◇ 高麗大藏經 ◇

然荊州上明寺後適廬山皆隨遠共止持戒長八尺風神俊美常躡草履納衣半脰廬山徒屬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為稱首持有姑為丘名道儀住在江夏儀聞京師盛於佛法欲下觀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東安寺晉衛軍鄒琊王珣深相器重時有西域沙門僧伽羅又善誦四言珣諸出中阿含經持乃校閱文言搜括詳定後還山少時豫章太守范寧請講法花毗盧於是四方雲聚千里遙集王珣與范寧書云遠公持公執愈范答書云誠為賢兄弟也王重書曰但今如兄誠未另有况復弟賢耶兗州刺史鄒琊王恭致書於沙門僧撿曰遠持兄弟至德何如撫答曰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羅什在閑過相欽敬致書通好結為善友持後聞成都地流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瞻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辭遠入蜀遠苦留不止遠歎曰人生愛聚汝乃樂離如何持亦悲曰若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剖欲求道正以而方

為期耳於是兄弟取渡憫默而別行達荊州刺史殷仲堪札遇欣重時桓玄亦在彼玄雖涉學功疎而一往神出見持有際義獨絕尤歎是今古無比大歎結歡持既疑其為人遂棄而不納殷桓二人苦欲留之持益無停意臨去與玄書曰本欲拯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玄得書惆悵知其不可止遂乃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并終四方慕遠成俗刺史毛彌雅相崇挹時有沙門慧嚴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昇持堂者皆号登龍門恭公幼有才思為蜀郡僧正嚴公內外多解素為毛彌所重後蜀人兼縱因鋒鏑之機攻破毛彌割據蜀土自号成都王乃集僧設會逼請嚴公嚴不得已而赴瓊既宿昔擅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誰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

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請嚴公嚴不得以而赴瓊既宿昔擅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誰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彭澤縣中寺雖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附有所討就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一時驚支持在房前溫洗神色無忤道福直至持邊持彈指漱水淡然自若福愧悔流汗出寺門謂左右曰大人故與衆異後境內清恬還止龍淵寺講說齋餓老而愈篤以晉義熙八年卒于寺中春秋七十有六臨終遺命務勗律儀謂弟子曰經言戒如平地衆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謹哉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弘在西間法曲囑弟子曇蘭加葉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門竺曇現為師後又伏膺道安法師素與遠共期欲結宇羅浮之岫遠既為道安所留永乃欲先踰五嶺行經潯陽郡人陶範苦相要留於是且停廬山之西林寺既門徒稍盛請嚴公嚴不得以而赴瓊既宿昔擅越一旦傷破觀事增悲痛形顏色遂為誰縱所忌因而被害舉邑紛擾白黑危懼持避難彭澤縣中寺雖有從子道福凶悖尤甚將兵往附有所討就還過入寺人馬浴血衆僧大怖

輒耻令上山人去後還復馴伏永嘗  
出色薄晚還山至烏橋烏橋營主醉  
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  
以杖遇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  
慰還營因余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  
過永曰非貧道本意延成神所為耳  
白黑聞知歸心者衆矣後鎮南將軍  
何無忌作鎮潯陽陶文集虎溪請永  
及慧遠遠既久持名望亦雅足才力  
從者百餘皆端整有風序及高言華  
論舉動可觀永怡然獨往率余後至  
納衣草履執杖提鉢而神氣自若清  
散無矜衆咸重其貞素翻更多之遠  
少而推先而挹永高行身執卑恭以  
希冥福永厲行精苦願生西方以晉  
義熙十年遇疾綿萬而專謹戒律執志  
愈勤雖枕疴懷苦顏色怡悅未盡少  
時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  
衆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  
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  
日乃歇時廬山又有釋僧融亦苦節  
通靈能降伏鬼物云

釋僧濟未詳何許人習太元中來人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二

廬山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  
書數皆遂錄心抱貫其深要年始過立  
便出邑開講歷當元正遠每謂曰共  
吾弘佛法者余其人乎後傳山少時  
忽感萬疾於是到西國想像弥陀  
遠遣濟一燭曰汝可以達心安養竟諸  
漏刻齊執燭憑机停想無亂又請衆僧  
夜集為轉無量壽經至五更中濟以  
燭授同學令於僧中行之於是雙眸  
因夢見自東一燭乘虛而行觀無量  
壽佛接置于掌遍至十方不覺欵然  
而覺是為侍疾者說之且悲且慰自省  
四大了無疾苦至于明夕忽索履起  
立目逆虛空如有所見湏臾還卧顏  
色更悅因謂傍人云吾其去矣於是  
轉身右脣言氣俱盡春秋四十有三矣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之  
弟子也善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  
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中  
新陽縣虎穴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  
左右居民以百數遭虎死者尤有一  
兩安寧遊其縣暮退此村民以畏虎  
早閉閭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

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  
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虎踞  
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  
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  
士庶宗奉虎灾由此而息因改神廟  
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  
欲作盡像湏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  
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覺即  
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  
助遠公鑄佛餘武昌太守熊無患  
借鏡遂留之安後不知所終

釋景邕姓楊閑中人少仕為秦至衛  
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  
從符堅南征為晉軍所敗還至長安  
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乃南投廬  
山事遠公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  
志尚弘法不憚疲苦後為遠入閑致  
書羅什凡為使命十有餘年鼓鑼風  
流搖動峯岫强悍果敢專對不辱京  
師道場僧鑒挹其德解請還揚州邕以  
遠年高遂不果行狀遠神足高抗者  
其類不少恐後不相推謝因以小緣  
託損邕出邕奉命出山容無怨忤乃

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詣受後少時果見一人著單衣帽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果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觀以外國乞筋札拜辭別僅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號痛深天屬復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釋道祖吳國人也少出家為臺寺支法齋弟子幼有才思精勤務學後與同志僧遷道流等共入廬山七年並山中受戒各隨所習日有其新遠公每謂祖等易悟盡如此革不復憂後生矣遷流等並年二十八而卒遠歎曰此子並才義英茂清悟日新懷此長往一何痛哉道流撰諸經目未就相為成之今行於世祖後還京師凡官寺講說桓玄每往觀聽乃謂人曰道祖後發愈於遠公但儒博不逮耳及玄輔正欲使沙門敬王祖乃辭還吳之臺寺有頃玄慕位勑郡送祖出京祖稱疾不行於是絕迹人事講道終

日以晉太興元年卒春秋七十二矣遠有弟子慧要亦解經律而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乃於泉水中立十二幕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暮景無差焉亦晉作木舟飛數百步速又有弟子曇順曇洗並義寧致譽順本黃龍人少受業什公後還師遠蔬食有德行南臺校尉劉遵於江陵立竹林寺請經始遠遣徒焉洗亦清雅有風則注維摩及著窮通論等又有法幽道恒教授等百有餘人或義解深明或匡拯衆事或戒行清高或禪思深入並振名當世傳業于今

釋僧碧姓傅氏北地涇陽人晉河間郎中令遵之元子也少出家止長安大寺為弘覺法師弟子覺亦一時法師初從受業復遊青司禁汚之間而契初從受業復遊青司禁汚之間通六經及三藏律行清謹能莊振佛法她隻姚興早挹風名素所知重及僧有聞中深相頂戴興既崇信三寶弘忍大化連會設齋戒益重疊使夫莫道捨俗者十室其半自童壽入閔遠僧復集僧尼既多或有愆漏興日凡未

學僧未階苦心安得無過過而不細過遂多矣宜立僧主以清大笙因下書曰大法東遷於今為盛僧尼已多應酒經領宣授遠規以濟頽緒僧碧法師學優早年德芳暮齒可為國內僧主僧遷法師禪慧兼修即為悅宗法欽慧斌共掌僧錄給車輦吏力碧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遷等並有厚給共事純儉允愒時望五衆肅清六時無怠至弘始七年勸加親信伏身白從各三十人僧正之興碧之始也碧躬自步行車輶以給老疾所獲供齋常充衆用雖年在秋方而講說經律勸衆無倦以弘始之末卒於長安大寺春秋七十矣

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歷師受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寢歸於彼已誦師更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間遊心府聞罪什在閔故往詣惠惠見而奇之謂她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特聰明釋子興引見歡重勑入道還園

參正詳譯因請什出菩薩戒本今行  
於世後譯中論始得兩卷融便就講  
剖批文言預貫終始什又命融令譯  
新法花什自聽之乃歎曰佛法之興  
融其人也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  
聚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  
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闍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喪  
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馳負  
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  
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  
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捕其辯力隨  
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閻中  
僧衆相覩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  
此外道聰明珠人捕言必勝使無上  
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  
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  
觀在君一人融自願才力不減而外  
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  
門所讀經目一披即誦後對曰論義  
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閣下闍中僧衆四  
達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訶抗鋒辭飛  
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譯理已屈

高僧傳第六 第三十六卷 唐

猶以廣譯為夸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  
連表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礼融足數  
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並興融有力  
也融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問道至  
者千有餘人依舊門徒數盈三百性  
不狎謹常登樓披號起憩寺誦舉命  
弘法復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  
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雜摩等齋  
疏並行於世矣

釋晏數或云北人不知何許郡縣性  
虛靖不甚交遊而安貧志學舉止詳  
審過以淹遲而神氣駿捷志與形反  
能講正法華經及光讚波若每法輪  
一轉輒道俗千數後入闍中姚興大  
加禮接及什至長安影徃從之什謂  
興曰昨見彭公亦是此國風流標望  
之僧也興勒住道遙固助什譯經初  
出成實論凡諍論問答皆次第徃反  
影恨其支離乃結焉五番竟以呈什  
什曰大善深得吾意什後出妙法華  
經影既舊所命宗特加深思乃著法

高僧傳第六 第三十六卷 唐

守節塵外修功立善愈老愈篤以晉  
義熙中卒春秋七十矣

釋僧叡謁郡長樂人也少樂出家至  
年十八始獲從志依授僧賢法師為  
弟子謙虛內敏學與時竟至年二十  
二博通經論嘗聽僧朗法師講放光  
經屢有機難朗與賢有濠上之契謂  
賢曰汝只拾革吾累恩不能通可謂  
賢賢弟子也至年二十四遊歷名邦  
屢處講說知音之士負秩之群常歎  
曰延法雖少足識因果禪法未傳厝  
心無地什後至闍因請出禪法要三  
卷始是鳩摩羅陀所製末是馬鳴  
所說中間是外國諸聖共造亦稱菩  
薩禪叡既獲之日夜脩習遂精鍊五  
門善入六淨爲司徒公姚嵩深相禮  
貴姚興問嵩叡公何如嵩答實鄉衛  
之松柏興勒見之公卿皆集欲觀其  
才器叡風韻雲流含吐林蔚興大賞  
悅即勒給俸畧吏力人舉興後謂嵩  
曰乃四海標領何獨鄭衛之松柏於是  
美聲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  
參正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

◇ 高麗大藏經 ◇

五〇

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貨數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悟標出皆此類也後出成實論令叡講之什謂叡曰此諍論中有七寔處文破毗曇而在言小隱若能不問而解可謂英才至叡啓發幽微果不詰什而契然麤會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太智論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小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初叡善攝威儀弘贊經法常迴此諸葉願生安養每行住坐臥不敢正背西方後自知命盡忽集僧告別乃謂衆曰平生捨願願生西方如叡所見或當得往未知定免狐疑成不但身口意業或相違犯願施以大慈為永劫法明也於是入房洗浴燒香礼拜還牀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烟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時又有沙門僧楷與叡公同學亦有高名云

釋道恒藍田人年九歲戲于路隱士張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三

患見而嗟曰此小兒有出人之相在俗必有輔政之功處道必能光顯佛法恨吾老矣不得見之恒少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家貧無苦常手自畫績以供贍奉而萬好經典學兼宵夜至年二十後母又亡行喪盡禮服畢出家遊刃佛理多所兼通學該內外才思清敏羅什入闈即往修造什大嘉之及譯出衆經並助詳定時恒有同學道標亦雅有才力當時擅名與恒相次秦主姚興以恒標二人神氣俊朗有經國之量乃勑爲尚書令姚顯令敕逼恒標羅道助振王業又下書恒標等曰卿等皎然之操實在可嘉但君臨四海治急湏才今勅尚書令顯節為辭也恒標等答曰奉去月二十日詔令奪恒標等法服承命悲懷五情失守恒等求質問短涼法未深緇服之下捨畢身命並習佛法不閑世事徒廢非常之業終無殊異之功昔光武尚能繼嚴陵之心魏文客管

寧之捺抑至尊之高心遂足夫之徵志況陛下以道御物兼弘三寶願鑒元元之情垂曠通物之理也興又致書於什碧二法師曰別已數旬每有傾想漸曖比休泰耳小虧遠舉更無處分正有憤然耳煩万事之疑湏半以理之近詔恒標二人令擇羅漢之眼尋大士之蹤然道無不在願法師等助以喻之什碧等答曰蓋聞太上以道養民而物自是其復有德而治天下是以古之明主審達性之難御悟任物之多因故堯放許由於箕山文軒子木於魏國高祖縱四皓於終南射度辟蒲輪於漢岳蓋以適賢之性為得賢也今恒標等德非圓達分在守節少習玄化伏膺佛道至於敷拆妙典研究幽微足以啓悟童稚助化功德願陛下施既往之恩縱其傲志也興後頻復下書閻境救之殆而得勉恒乃歎曰古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煞我身於是竄影巖壑畢命幽蔽蔬食味樝緋迹人外晉義熙十三年卒于山舍春秋七十二

高僧傳卷第六 第三十三

恒著釋駁論及百行箴標作舍利佛  
毗曇序并吊王高文並行於世矣  
釋僧肇京地人家貧以傭書為業  
因繕寫乃廣觀經史備盡境籍愛好  
玄微每以莊老為心要嘗讀老子德  
章乃歎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善也後見曹維摩經歡喜頂  
受披尋說味乃言始知所歸矣因此  
出家學善方等兼通三藏及在冠年  
而名振閩輔時竟譽之使莫不猜其  
早達或千里競負入闈掩辯肇既才  
思幽玄又善談說承機挫銳曾不流  
滯時京兆宿儒及閩外英俊莫不挹  
其鋒辯負氣摧駁後羅什至姑臧肇  
自遠征之什嗟賞無極及什過長安肇  
亦隨返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逍遙  
園助詳定經論肇以去聖久遠文義  
多難先舊所解時有爭諤及見什詰  
稟所悟更多因出大品之後肇便著  
波若無知論凡二千餘言竟以至什  
讀之稱善乃謂肇曰吾解不謝子辟  
當相挹時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此  
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對因以至

遠公遠乃撫机歎曰未常有也因共  
披尋說味更存往復遺民乃致書肇曰  
須食微問有懷遙仰歲末寒嚴體中  
何如音寄璽牋增用悒蘊弟子沉疴  
草澤常有弊痒願彼大眾康和外  
國法師休念不去年夏末見上人波  
若無知論才運清雋音中沈允推步  
聖文婉然有歸拔味悲憇不能揮手  
真可謂洛心方等之剴悟懷絕兵之  
肆窮盡精巧無所間然但聞者難曉  
猶有餘疑今輒條之如左願從容之眼  
對涼風戒蒔酒常何如貧道勞疾每  
不佳即此大眾尋常什師休勝秦主  
道性自然天機邁俗城墊三寶弘道  
是務由使異興勝僧自遠而至靈駕焉  
之風革乎茲土頌公遠舉乃是千載  
之津梁於西域還得方等新經二百餘  
部什師於大寺出新至諸經法藏前  
曠日有異聞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  
道門徒數百日夜正解甚勤肅肅致自  
欣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部本末精

悉若覩初制毗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  
舍利弗毗曇梵本雖未及譯時間中  
事發言新奇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  
幸威化自恨不覩釋迦涅槃之集餘復  
何恨但恨不得與道勝君子同斯法  
集可稱詠既深聊復委及然來問婉  
切難為郢人貪道思不閑微兼拙於  
華語且至趣無言言則乖旨云云不已  
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來言也肇  
後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等并注  
維摩及製諸經論序並傳於世及什  
之亡後追悼永往翹思弥厲乃著涅槃  
無名論其辭曰經稱有餘無餘涅槃  
涅槃秦言無為亦名滅度無為者取  
乎虛無寂寥妙絕於有為滅度者言乎  
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鏡像之所  
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蓋  
是出處之異号應物之假名余嘗試言  
之夫涅槃之為道也寂寥虛曠不可以  
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以有心知越群  
有以幽昇量太虛而永久隨之弗得  
其蹤迎之罔昧其首六趣不能攝其  
生力資無以化其體眇濟惚恍若存

若性五目莫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  
竊窈冥冥誰見誰曉彌倫靡所不在  
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  
其真知之者返其愚有之者乖其性  
無之者傷其軀所以釋迦掩室於摩  
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湏昔提倡無說  
以顯道釋梵乃絕聽而兩花斯替理為  
神抑故口為之緘默豈曰無辯辯所不  
能言也經曰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  
永安無終無始不晦不明不寒不暑  
湛若虛空無名無證論曰涅槃非有亦  
復非無言語路絕心行處滅尋夫經論  
之作也豈虛構哉果有其所以不有故  
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故不可  
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  
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  
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五累都捐  
万累都捐故與道通同抱一湛然故  
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在與  
道通同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不可  
為有至功常在不可為無然則有無  
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  
四空之所昏昧恬予而夷泊焉而奉

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此乎真會  
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以有  
無題榜其方域而語神道者不亦遙  
哉其後十演九折凡數千言文多不  
載論成之後上喪於妣興曰肇聞天  
得一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  
治天下伏惟陛下蒙指教明道與神  
會妙契環中理無不曉故能遊万万  
機初道終日依被蒼生垂文作軌所  
以城中有四大王居一焉涅槃之道  
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制府財洪  
希夷絕視聽之城幽致虛玄非群情  
之所測肇以微躬猥蒙國恩得閑居  
學肆在付公門下十有餘年華衆經  
殊趣勝致非一涅槃一義常為勝習先  
但肇才淺闇粗雖屢蒙誨諭猶懷漠  
漠為渴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  
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  
詰亦無所以為永恨而陛下聖德不  
私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決其方  
寸故能振彼玄風以啓末俗一日遇  
蒙答安成侯尚問無為宗極頗涉涅  
槃無名之義今輒作涅槃無名論有

十演九折博採衆經訖證成前以仰  
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日開詣神心窮  
究遠當聊以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  
若少參聖旨願勒存記如其有差伏  
承旨授興答旨懇懃備加贊述即勒  
令繕寫班諸子姪其為時所重如此  
晉義熙十年卒於長安春秋三十有  
一矣

### 高僧傳卷第六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六 第二十二

序

高僧傳卷第七

義解四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 竺道生一  
釋慧嚴三  
釋慧義五  
釋僧弼七  
釋僧苞九  
釋曇鑒十一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徹十五  
釋僧導十七  
釋慧靜十九  
釋道亮二十一  
釋道溫二十三  
釋慧亮二十五  
釋僧瑾二十七  
釋超進二十九  
釋道敵三十一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  
世仕族父為廣威令鄉里稱為善人  
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  
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
- 釋慧觀四  
釋慧叡二  
釋道淵六  
釋慧靜八  
釋僧詮十  
釋慧安十二  
釋僧舍十四  
釋曇諦十六  
釋法愍二十  
釋梵敏二十二  
釋曇斌二十四  
釋僧鏡二十六  
釋道猛二十八  
釋法珍三十  
釋慧通三十二

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躋思奇拔  
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  
登講座吐納問辨詳清珠玉雖宿望  
學僧當世名士皆憲挫詞窮莫敢酬  
抗年至具戒器鑒曰深性度機警神  
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年以求其  
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鑑仰  
羣經對酌雜論万里隨法不憚疲苦  
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  
業閑中僧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  
園寺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  
種青處因以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  
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  
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  
久衆咸疑曰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日  
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  
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  
機得衷王弘范奉頸延並挹敎風猷  
從之間道生既潛思曰文微悟言外  
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  
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與東  
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固義若  
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研思因累迺立善不受報頃悟  
成佛又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无  
色論佛无淨土論應有緣論蓋龍草舊  
說妙有測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  
奪之聲紛然竟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  
師生剖棺經理洞入幽微迺說阿闍提  
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  
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譏憤  
滋甚遂顯大眾擯而遣之生於大眾  
中正客捨日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  
請於現身即喪厲疾若與實相不相  
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  
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  
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青圓佛  
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号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  
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  
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  
果稱聞提悉有佛性與前所說合若  
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  
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  
舍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  
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議數番窮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

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率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歎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眼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墓廬山之阜初生與散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散發天真嚴觀達流得慧義彭享進寢測千點塞生及散公獨操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閑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說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異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於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開提得佛此語有據頃悟不受報等時亦為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頤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号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普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慧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号曰大小二生

釋慧寂冀州人少出家執節精峻常遊方而學經行蜀之西界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教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既還襲染衣篤學弥至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无不曉後還懸廬山俄又入閻徒什公諸禱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為師再三迺許王請入第受戒散曰礼間來學不聞性教康大以為愧迺入寺虔札極奉戒法後以船輿奉散不著常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酬三十萬散曰雖非所服既大王所施聊為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為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違解迺詰散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散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為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鍊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閩復徙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予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无暇三世因果未辯曆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教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為治必求靈性真奧豈得不以佛經為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為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遏戒浮淫無傷弘獎者迺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闇薄貽點大教今乃更

荷袁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顥庾亮王濛謝尚郗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數戴逵許詢及士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沱汪孫綽張玄顏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掩迹煙霞之表並稟志歸依曆心崇信其間以對則蘭護開潛測遁崇邊皆亞述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敷談便余若當脩舉夷夏委建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慧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教源濟俗亦為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與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登適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指虛故神道助教育自來矣而蕭何所辟亦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者本在元行僧尼而情貞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糜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類絕臣比思為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深用夷秦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

秦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隱逸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為志苟在吞噬亦元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顧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辨其同異往復終曰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許嚴後著无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為一尺半兩當此土十二雨建辰之月為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餌頑步光景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无所厝難復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勑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疎簡初學難以措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

第五九冊

高僧傳卷第七 菩提子

質頤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蔓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輕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集僧欲取前本時識者咸去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學道之正奄尔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万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論議數番雅曆通无地雅顧盼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誥稟慧遠聞什公入閑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迺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

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為務  
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  
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惺寺使夫荆楚  
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  
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接待  
依然若舊因勒與西中郎遊即文帝  
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  
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  
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  
月上已車駕臨曲水講會命觀與朝  
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  
當時鄉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  
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  
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頗悟漸悟  
時道場寺又有僧護者本澧泉人專  
精義學注勝贊經又有法業本長安  
人善大小品及雜心疏食節已故晉  
陵公主為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

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  
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  
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玄嵩高靈

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  
三十二璧鎮金一鉢為信送徵宋王  
末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湏非常之  
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无以  
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  
往嵩高山尋瓦木得便至心燒香  
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騎孝公柱  
杖將義件辟慶指亦去是此石下義  
明便固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  
見却於廟所石壇下果得壁大小三十  
二枚黃金一鉢此瑞詳之宋吏義後  
還京師宋武加授尤重近乎歲作禮  
遇弥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  
洹寺以義德為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  
清信之至因為拈授儀則時人以義  
方身子泰比湏達故祇洹之稱號号  
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  
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渙  
之桓道濟等專擅朝政泰有不平之  
色普肆言罵之美等深憾聞者皆憂

秦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遍問義安  
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  
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

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為幽冥之  
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第三子  
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  
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  
糾紛竟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  
寂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終於烏衣  
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  
弟暉後染孔熙先謀逆歎宗同潰後  
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為宋文

所重

釋道測姓寢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

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  
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  
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  
蹟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  
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圭城寺宋文

帝以測行為物軌勒居寺住後卒於  
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測弟子慧琳本

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排諧好

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為性  
傲誕頗自矜伐測嘗詣傅亮琳先在  
坐及測至琳不為致札測怒之彰色  
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

見常升獨捐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黑論乖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訖呵釋教頗延之及宗炳檢駁二論各万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上旨即其人也

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無法輪一轉輒貞快千人海內學  
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  
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誣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  
宋元嘉中平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智本吳人性度虛簡儀上方直  
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  
愛曰惜力靖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  
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瞻風化時  
有請弼為寺主弼日至道不弘淳風  
日繩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  
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  
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  
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  
通敬輿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  
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  
秋七十有八

下大長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酬  
有酬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  
力每法輪一轉輒貞快千人海內學  
賓無不必集誦法花小品註維摩思  
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  
并諸法師誅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  
宋尤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閑受學什公宋  
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  
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  
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  
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  
之情因之弥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  
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  
發講法徒雲聚士庶聯席苞既初至  
人未有識者迺乘驕往香衣服垢弊  
負有風塵堂內既迄坐駿拂於戶外  
高座出題適竟苞始欲脣言法師便  
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蓋何所苞  
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  
番皆是先達田力所不逮高座无以

抗其辟遂遞退而止時王弘范秦聞  
苞論讚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  
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  
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殊深  
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  
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  
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為說法勸念  
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  
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劫得免焉  
宋元嘉中平時瓦官又有釋法和者  
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為宋高祖所  
重勅為僧主焉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  
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鍊三藏  
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  
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  
講說始慕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  
居寺晚憩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  
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  
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  
乏清確自守居无薰幣後平昌孟頫  
勸禪札無輟眷尋告至遂迺失明而

策厲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顥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  
札誼後暫遊臨安縣授董功曹家功  
曹者清信弟子也誼授止少時便遇  
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在西壁  
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捲之間何所去答云  
迎誼法師明日果卒縣令沈尚之使  
墓白土山郭文舉之塚右以凝翠鴻  
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及高士戴顥  
至誼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  
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  
道祖為師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  
究群經兼善數論聞什公在閑杖策  
從學什常謂鑒為一聞持人後遊方宣  
化達自荊州止江陵卒寺年登耳順勵  
行彌索常願生安養瞻觀弥陀後弟  
子僧濟辭往上明鹽云汝去迺佳恐  
不復相見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  
諸耆坐共叙無常言甚切至既夜各各  
還房鑒獨畱步廊下至三更沙彌僧  
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湏復來至

明日弟子尋遺戒依常問說是舍生平坐  
而口不言追就奉之實迺已平身體  
柔軟香潔信當因中而於焉春秋七  
十吳郎張辟作傳牛質昔日披蕩達  
芬涅槃表禦渾渾法師弗淄弗涅眸  
眸初辰條荷葉萬神遊智性豈伊實  
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慧龍  
東州釋慧恭淮南釋曇弘東轍山釋  
道廣弘農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  
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  
經義兼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  
四十餘万言止廬山陵雲寺學徒雲  
聚千里從風常捉一杖去是西域僧  
所施杖光色灼微亦頗有香氣上有  
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閑詣羅什捉杖  
自隨什見杖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  
因譯其字云本生天竺娑婆羅林南方  
喪亂草付興後得罪什道敦隆安後  
安以宋光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无成姓馬快風人家世避難移  
居黃龍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  
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報論及法

花宗論等皆傳於世。須之南遊九江，大關經法。鄉鄰頗峻，時為南中郎記室參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密謂峻曰：「如今識繩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誠之俄而元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元疾忽告衆，辟別至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知命時。又有釋道舍者，亦學解有功，著釋異十論云。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寓窟襄陽。徵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其本心。」繩墨鉢釤，更唯正者。遠曰：「君能入道，當得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簞，從遠受業。遍學衆經，尤精波若。又以問道之暇，亦曆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攀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詰遠律制管絃，或絕歌儻，一吟一嘯，可得為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迺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

時輩未之許。及登座，詞旨明析，聽者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賭所傷。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示書鎮塵尾等，契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妣，喪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弥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遇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札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五遍。又善鵝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嶺，嵩山開居，闌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曰：「經有幾卷？」師欲試之，迺言止有此耳。導曰：「初六余時，元盡意，故知介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花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无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元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

方當為万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妣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輩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既素有風神又值閨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寶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偽主蕩清閨內既素籍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荅云明公盜一九有鳴鑾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旋旆東歸畱子桂陽公義真鎮閏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畱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為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閏南中途獲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遇於中路謂追騎曰劉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眾駁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率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俄

滅佛去沙門遊維摩之音數百卷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為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升位遣使徵請導輒然應詔上于京師中興寺空舉降蹕躬出僕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惜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帝親臨幸公卿必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今以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溼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為淨國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拯惶者哉因潛然泣淚四衆為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勤善則此沙石凡礫便為自在天言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後辭還壽春卒於石闌春秋九十有六時有法門僧因亦當世名正與導相次或問因云法師與道子公正許去閻境之論食日非宜鄆州邊荒僧尼出方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不群確焉難拔近間梁州遣迎承教

道汪法師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尔不群確焉難拔近間梁州遣迎承教古許去閻境之論食日非宜鄆州邊荒僧尼出方禪戒所資一焉是賴豈可失其珠亡其玉賴鑒九俗之誠令四輩有憑也悅即敕畱遂不果行悅還都具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為中興寺主汪迺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下惟絕窓人世後劉思孝臨嘲大設法祀請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捨守靖何以虧節荅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

之何辭小勞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思孝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鏤像因

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

請居武擔寺為僧主勗衆清謹白黑

歸依以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

閻維之劉思孝為起塔於武擔寺門

之右景和元年蕭慧開西鎮成都承

汪高舉思共講道行至中途間汪已

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

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為時賢所惜如

此時蜀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

闇並戒德高明蔬食誦經苦節通

感閻學兼内外尤善談吐吳國張裕

擇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

厲行精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

學廬山晚還上都進業解兼內外偏善

涅槃初止治城寺顏延之何尚之並

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之玉唯

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尋與同

行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花臺後憩東仰山處

處般遊並以弘法為務年過知命志  
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  
所著文翰集為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

八出家便遊踐州回觀風味道波若

數論及諸經律皆所達刃後愍江夏

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於江陵城內

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間故往諫

晦意不止於是隱迹於長沙麓

山終身不出晦迺率僕至寺厚賜酒

內嚴鼓振威斬所形像儀而雲霧暗

天風塵四起晦驚懼而走後以叛逆

誅滅隊人丁法成吏僧雙見身癱病

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明

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

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

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

寺神悟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

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

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掌理所之特

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導衆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經為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善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湯去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嘗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閑龍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聞遊心曲晚憩

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水劉虬呂道

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歡重數講法華

慧皆承風欣悅雅相歡重數講法華

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故文

止一卷屬辟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

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

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為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證

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

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

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

乘經兼明數論樊鄧學徒並師之時

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數聽溫

◇ 高麗大藏經 ◇

講還郢問溫何如數日義解足以折微  
道心未易可測郢躬往候之方挹其  
神俊後從容謂曰法師儻能還俗當  
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迺以極枯誘  
人即曰許往江陵郢追之不及歎恨  
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  
勅為郡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  
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  
房設齋所請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  
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衡甚肅忽  
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  
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  
檢問防門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  
神人溫時既為僧主遍列言秣陵白  
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  
場研詠至境固以聲藻哀內事虛荒  
表迺創思鎔鑿插寫神華摸造普賢  
來儀盈像寶傾宇宙妙盡天鎔所設  
齋講訖今月八日輦會有限名薄素  
定引次就席數元益減轉經明半景  
及艮吾忽覩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  
嚴氣貞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齊  
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慧明住何寺

答云來自天文言對之間倏然不見  
闇庶悚愧遍筵肅慮以為明祥所貴  
幽應依闡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  
至誠所感還景移經澄心所殉發石  
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德治仁洞軋  
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剋袁大明  
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  
因陛下憲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慧  
明為人名絕天興祚式垂无壞故以  
天安為寺稱神基弥遠道政方凝  
九服咸太万寓膺悅謹列言屬縣以  
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地尹孔靈符  
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為天安寺以  
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  
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  
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為之語曰帝王  
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  
宋太始初辛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  
復有僧度生定僧嵩並以義學頤譽  
慶善三論為時學所宗定喜涅槃及  
理詣終莫能屈陳郡吏榮令望當時  
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不  
意欲試之斌不為屈榮迺躬自往候  
榮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  
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榮益以高之  
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詰其  
年辟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擇量斌姓蘓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  
禪為師始住江陵新寺聽經論學禪  
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  
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  
錫杖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住吳  
郡值僧業講十誦食聽少時悟解深  
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詢受涅槃又  
就吳興小山法琳研訪涅槃勝義晚  
從南林法業受花嚴雜心既遍歷衆  
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  
融治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  
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賓快皆至及孝  
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  
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頤悟漸悟之  
旨時心竟之徒告相讎校斌既辟惄  
理詣終莫能屈陳郡吏榮令望當時  
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不  
意欲試之斌不為屈榮迺躬自往候  
榮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  
之人豈宜與天子同趣榮益以高之  
後請為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詰其  
年辟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  
本先爛焉

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宗論宗  
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姜先名顯亮為東阿靖公  
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靖為大師亮  
為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  
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小品十地等  
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  
寺顏延張緒春德畱連每歎曰安汰  
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  
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在嚴寺大集  
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勑亮與咸遍為  
法主當時宗匠无與竟馬宋元徽中  
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  
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  
錢五千苦辭不受廻身自負土種植  
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住吳縣華山後入閑龐尋師受法累載  
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  
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門之師後  
東反姑蘇復專當法正臺寺沙門道  
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  
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

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祖藉  
其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達  
法聚德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  
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  
宋元徽寧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  
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告  
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峰  
嶺亡後運迺誣焉

釋僧瑾姓朱沛因人隱士建之第四  
子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  
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為道遊  
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  
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懲治城寺宋孝  
武勅為湘東王師告辭以疾遂不獲  
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札先是智斌  
沙門初代曇岳為僧正斌亦德為物  
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  
後義嘉攝豐時人讖斌云為義嘉行  
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為明  
帝仍勅瑾使為天下僧主給法伎一  
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万冬夏四時  
賜并車輿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辦  
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

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  
基二寺以為禪慧拯止及明帝末年  
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  
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  
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  
瑾每以圭諫恩札遂薄時汝南周顥  
入侍帷帳瑾嘗謂顥曰陛下比日所  
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无所復  
益妙理深談亦為奢緩唯三世苦報寂  
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  
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惄無聊賴  
召顥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胃  
懷顥迺習讀法句賢愚二經每見談  
說輒為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  
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  
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為得人也瑾以  
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

復有沙門曇度續為僧主度本鄉鄉  
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宋世祖太  
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垂札度亦行藏  
得所舉動无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  
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  
融並外堂問道

擇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  
備曉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二  
歲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測微無不  
鏡徹而成實一部寂為獨步於是太  
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  
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  
宋太宗為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  
祚倍加札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  
太始之初帝創寺于建陽門外勑猛  
為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藉人弘  
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於世  
望可目寺為興皇由是成号及創造  
功畢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曰  
帝親臨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貢義  
齊至猛神韻无忤吐納詳審帝稱善久  
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素  
賓友可月給錢三万令吏四人白薄  
吏二十人車馬步輿各一乘乘輿至  
客省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  
寺唐以宋元微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  
六十有五後有道堅慧驥慧敷僧  
訓導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舉抑亦  
次焉

擇超進本姓顏頽氏長安人篤志精  
勤幼而耽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  
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  
譽閨中及西虜勃勃赫連寢陷長安  
人情危擾法事窮廢進避地東下止  
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頽之  
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頽守在  
會稽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  
陰靈嘉寺於是停止浙東講論相續  
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因  
緣伏膺戒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  
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會稽還紹法  
化以大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畱思踰  
踰累加講說凡結齋會者无不必請  
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  
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冥益進為  
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失明  
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  
三吳學者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花  
大品勝鬘等義疏大明六年勅吳興  
郡致札上京與道猷同止新安寺使  
道猷率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舉  
降蹕百辟陪筵年雖極暮而蔬苦  
弗改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微中  
卒春秋七十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  
善淨名十住及症老又工草隸為宋  
建平宣簡王宏所重也

擇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  
廬山師亡後隱臨川郡山及見新出勝  
境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闍與經  
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

因注勝慢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  
頴不行宋文問慧觀頤悟之義誰復

習之荅玄生公弟子道猷即勃臨川郡

等皆傳於世宋昇明中卒春秋六十  
三矣

### 高僧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七

卷內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克六

釋智林七

釋法瓈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穎川人魏司空儼之後

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

遊徐邦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論

毗曇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

馳於遐迩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

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

### 高僧傳卷第八

義解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內

手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  
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机稱快及  
孝武外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為  
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  
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正元忝  
微音宋元微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  
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  
猷義刪其所注勝慢以為兩卷今行  
於世時比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  
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所宗世  
善於大品及溫勝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通姓劉沛國人少而神情爽發  
隽氣虛玄止于冶城寺每塵尾一振  
輒軒蓋盈衢東海徐湛之陳郡袁粲  
故以師友之札孝武皇帝厚加寵秩  
又製大品勝慢雜心毗曇等義疏并

住山給為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測受業慧記薰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為魏主元宏所重馳名魏國測以偽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擇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賈衆典涅槃法花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腳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測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發挹遺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魏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魏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寶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擇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鄴十一年出家為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懸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辟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問數番言語玄微詮昧有次衆咸奇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勒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今答之勅以慧年少頗憐輕心慧乘機挫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為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迺移慙在叢寺母憐其志復出家為道捨宅為福地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塵尾杖支人晉順順慟日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塵尾內棺中而斂焉墓於廬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為造碑文時在叢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並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輒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号曰白頭達亦博解衆經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摈長沙

擇道慧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薰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上京城寺謝超宗一遇遂啟以師札迺著述文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懸天保寺齊高帝勅代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慧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子傳授其志操供以四事後請講百

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詞氣雋發嘲  
謔往還言无斁擾靜意不獲申懶焉  
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  
經律大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  
問難先達多為所屈後自開法筵鋒  
鏑平起充既思入玄微口辯天逸通  
疑釋滯无所間然每講法花十地聽  
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  
重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為經  
領於是移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  
比丘亦聰哲有思力與充齊名充以  
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二注文殊  
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為亮公弟子  
幼而崇理好學資帙長安振錫江豫  
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  
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愍踵苗  
禹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勃在所賓  
汝南周顥又作三宗論既與林意相符  
深所欣遲迺致書於顥曰近聞檀越

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  
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為得焉不如此非理也  
是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間  
作論已成墮毫遍持非常重又承  
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  
成定不必出間之懼然不覺興卧此  
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  
載理高常謂其有能傳貧道年二十  
時便忝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  
得道竊每懽喜元與共之年少見長  
安者甚多去間中高勝迺舊有此義  
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元多  
人既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棄  
傳過江東略无其人貧道捉塵尾以來  
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  
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元  
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為之發病既  
病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  
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幾發元緒獨創  
方外非意此音根未入耳且欣且慰  
實无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終始  
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

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遇既  
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貧道者見  
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  
心以夭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  
寂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巨障往言  
忽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  
道書以還五使屢屢弘通也比小可  
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顯因出論  
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  
尺天姿瓊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  
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九  
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  
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  
源明仕偽魏為大尚書第二兄法愛  
亦為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為苦萬國  
師傅以三千卢瑗幼而闇達倜儻殊群  
路見貧寒輒脫衣為惠初出家事梁  
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  
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  
經於未化宜梵力博聞无得獨善於  
是辟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  
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

業無忘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薦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頤悟義者迺勑下都使頤悟之旨重申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歿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其文也帝勑為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勑為西陽王子尚友辟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干方山注勝覽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隙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辟山出邑綱維寺綱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勑請瑗充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座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波寺太尉王儉門無難交唯待瑗若師書語盡散以齊永明七年卒春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

講說常迺尤能圓談為時正所憚而性甚剛便不偶人俗。擇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時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為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虜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岱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扼蕊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闊人馬不能得前唯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蕊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告曰靡不誠驗墳典于氏多所談涉至於世伎雜能罕不必脩初華嚴大部文言浩博終古以來未有致書於琰曰貧道拓荆累稔年衰病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昇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遙迤長亘

連疊嶺闊四澗豆列五峯抱郭懷邑  
迥望三方負齊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簷前冬至  
此訪承余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  
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  
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晒有周之兆  
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待驗  
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  
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  
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

贊曰巍巍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  
帝號仍明峯載聖宇地祚休名齊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剝度嶺綿經  
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  
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  
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齊驃騎豫章  
王嶷作鎮荆峽遣使徵請河南吐谷  
渾主遷心敬慕乃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  
司徒文宣王咸自江陵旋于京師文  
惠太子又遣徵迎既勑令重疊辭不  
獲免於是泛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  
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

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  
一月十六日即窓于鍾阜獨龍山前  
臨川侯王立碑汝南周顥製文  
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爾存皇焉遠幼  
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  
食餓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復入道時  
有沙門道慧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  
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  
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

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洲達年三十  
一始於青州孫奉寺南面講說言論  
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  
服鄉鄰王僧達才貴當世著甚遠風  
素延止衆造寺遠聞舍背之身元畱  
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全貝遠讓而  
弗受嘗一時行青園閭里中得時氣  
病者問而遣之見駢尸倍病者數人  
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  
因為吉光啜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  
安孝敬王子薦為士所生母喪貴妃

小山法瑞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  
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  
林山及景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  
遠為元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有司  
奏曰臣聞遠拱誠居非期宏峻奉跪  
繫伏豈止敬恭將欲昭張四維締制  
八寶故雖偏法技派名墨條流至於  
崇親嚴上厥繇靡奕唯浮圖為教遇  
自龍藏宗旨彌邈微言淪遠拘文弊  
道在未弥肩遂迺凌越典度徑居尊  
丘遭人必拜目連亲門遇長則禮寧  
有屈膝四輩而開禮二親稽頤者臍  
而直歌万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  
裁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  
邇洗群流仰鏡九仙寶寶百神從職  
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珉階席之間  
延撫礼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  
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  
見皆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  
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帝雖頗信法  
而久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可焉  
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  
何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

宋明踐祚請遠為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懶世陵雲之士莫不崇踵山門展敬憇室虛山何點染南周顯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插玄寺是先王經始既等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憩憇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躰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札詔訪委恙及登禪復臺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間狹小不容與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至手寢疾文惠文宣伏膺師禮數往參候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潤飲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帝以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遙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為作功德所湏可具疏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

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食風弟子間昧謀蒙師範方欲仰享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比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業行圓通曠劫帝有弟子意不設造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為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鄉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奉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謐之苗裔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為釋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暱順為師順虛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伏膺以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授身北面後東遊禹穴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荆白山靈就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朱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故出奉迎明日待人果是柔至既而掃飭山門有終焉之志敷經遵西夏法輪不絕者其在慧公平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勑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近年乘常乘輿赴講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親者號為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敬者亦志素貞正代慧為僧玉續有功勳焉慧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

寺躬為元正四遠欽服人神贊美文  
慧文宣並伏膺入室秉秉德居宗當  
之弗讓常捨生安養國每至懸車西次  
輒頓容合掌至臨士之日體無餘患  
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礼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  
春秋六十有四即塋於山南沙門釋  
僧祐與弟少長山掘同上歲久亟挹  
道心頑聞法味為立碑墓所東莞劉  
臨禪文渠有弟子僧紹亦真正有學  
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  
皆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  
而相繼早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偶吳國錢塘人幼而神情  
雋逸機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  
師至年十五義嘉其神彩為啓宋  
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顧問允  
怙即勑於祇洹寺為設會出家與  
駕親幸公卿必集基既掘志法門  
厲行精苦學兼晝解洞群經後  
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弘贊禪律  
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

當道王江東不湏久畱京邑於是四  
五年中遊歷講肆備訪衆師善小品  
法花思益維摩金剛波若勝般等經  
皆思深玄蹟鑒勤幽疑提章比句彙  
溢終古基師慧義既德居物宗道王荆  
土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  
稱乃携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難  
物近盈百万基法應獲半志捨以為  
福唯取鹿故衣鉢協以東歸還止錢  
塘頭明寺須之進廻會稽仍止山陰  
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  
歷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  
人宋太宗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微  
中復被徵詔始行過浙水復動疾而  
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精舍手疊  
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狀  
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  
加修飾遂窮其費美基嘗夢見普賢因  
請為和上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  
白象之形即於寶林設三七齋識士庶  
鱗集獻奉相仍後周顯益刻諸基講  
說顯既素有學功特深佛理及見基  
訪覈日有新異劉歎張融並申以師

札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  
致書慇懃訪以法花宗旨基乃著法  
花義疏凡有三卷及製門訓義序三  
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趣會通空有  
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既德  
十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  
講道訓厲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  
基性烈而能溫氣清而且穆故預在  
門人莫不競戰以齊建武三年冬十  
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初  
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  
坐間所從來答去從大乘國來奉迎基  
和上後數日而亡因窓于法花山南  
特進蘆江何胤為造碑文於寶林寺  
銘其遺德基弟子德行慧旭道恢並  
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  
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士  
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穠雅德行清嚴亦  
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  
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  
戒繫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與亦沉審

◇ 高麗大藏經 ◇

七二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為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貴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尤勦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頗講成實及三論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是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葉焉文慧文宣悉敬以師札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智僧猛法寶慧調並一代英哲為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无師友卓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撓擬往必折闡宋明帝請於湘宮開講成實資裹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昭然可了乃立真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顥目之日隆公蘭散森疎苦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舊諸義蟹滿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真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顥目之日隆公蘭散森疎苦霜下之松竹以永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復有僧辯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為師光幼而爽拔博通內外多所參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出時張永請斌公講井屈召名學永問斌云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弥道慧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餘妙辯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於蕩亟找儀法得意便行不以為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文惠太子將欲以罪摈徒遂通夢有感於是改意歸焉魏主元宏遣捉風德屢致書并請開講齊太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武二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師曇惟聞宗持善涅槃迺詩時人号才童今曰二道可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南適番禺正值斌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欣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永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

服文義共為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教遺光贊慧韜凡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為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晏度受三論度既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詢受法花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花宗旨印偏功攝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牒及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點招僧大集請印為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含恕安忍惠溫不彰時仗氣之徒問論中間或膺以嘲諧印神彩夷然曾无外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花著名講法花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脩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

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述人外隱居瑤琊之嶠山挹度清微待以師友之敬及士捨所居山為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庶皆息住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斬尚度前之尚形甚鄙雅羽儀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插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絰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日人神道殊無容相且擅越血食世紀此取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煞於是辟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万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斯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礼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廣至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然穀由是常用糲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而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琉璃瓶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

所嘗即間其徵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号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顥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為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札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矣度有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經山寺朗本達東人為性廣學思力設普凡厭經律皆能講說花嚴三論寂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勑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慧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為談論出京上樟巖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裴京邑人寓居建業幼而頴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為求婚將剋要日季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耀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逾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

接駕負帙肩隨為人神彩細密思入  
玄微其文句幽隱並見披擇以天監  
之初率于治城寺春秋六十有三會  
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墳闈士庶含  
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垂  
當時令問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  
外書若誦法花工草隸後為吳國僧  
正乘亦志業明敏而特善毗曇  
擇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為村  
族年十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  
譽為師稟承戒訓履行清潔後入湘  
州麓山寺專業禪道頃之與同學慧度  
俱適京師詣訪經典後又之彭城從  
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  
土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  
荆楚之間終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  
與京邑抗衡者球之力也中興元年  
勑為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譽當世  
天鑒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  
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  
相脅天鑿中卒于靈曜寺春秋五十  
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敏法  
固建元寺僧謨僧船皆比德同學欣  
敵並善經論法固兼精律部韶護以  
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鄉郡臨沂人年十五  
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  
聰穎雋志過人雖年在弱冠而學功  
已積及受具戒秉禁無懈怠練衆經  
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衆常數  
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頑致坎折而

有懼焉以天鑒六年卒于山寺春秋  
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  
中竟忽索齋飲弟子晏和以順絕穀  
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  
而還吐索水洒漱語和云汝永出雲  
門不得還住其執節清告皆此之類  
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  
蓋者遺命靈骸空地以施垂鳥門人  
不忍行之乃空于寺側弟子等立碑  
頌德陳邵袁昂製文法花寺釋慧舉  
又為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贊及受戒  
印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  
敗避地于東萊恆縣亮年十二出家  
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  
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无失及具  
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  
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  
以宣通為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  
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  
至京師居中興寺袁粲一見而異之  
粲後與明書曰頓見亮公非常人也  
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

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之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李親喪亡路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講說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憩靈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雜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花十地優婆塞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弥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詣禪門徒常盈數百亮為人神情奕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闕及亮之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率性直每言輒稱貢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万言上為之序曰非言无以寄言言即无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竟起所以

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割六師而止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發迦葉之悱惻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辨方便勘引各隨意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趣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无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晉年愈篤倪齒不襄流通先覺孜孜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乃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徵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志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

以為記勒云余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金皆散營福業身歿之後房無畱財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塋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奐並為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齊代法正寶又善三玄為貴遊所重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楊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襲通幼而岐頸聰悟絕倫年十一出家遊學三歲專精方等大品法花尤所研審年未登立便為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革後踐迹京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栖閑隱素履道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王皆紓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潯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白衣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札懺精告至天監十一年六月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去我

◇ 高麗大藏經 ◇

正可至九月三十日間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來向床前便次第出至十七日忽漫語云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晏智問意故答曰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床前至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弥說之至二十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還卧又手當胃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墓于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蕭子雲並為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有沙弥聖進本閻人清信萬至遂出家告節嘗頭陁至東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進端坐元擾跪之而去後每獨行獨坐常見青馬一疋衛其左右

釋慧基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頭曉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孝莊偏重頗亦披覽後東西東西訪脩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花堂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奕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茂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辨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盧江何胤皆遠恆徵猷招延講說是國張融汝南周顥顥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為十城僧主待旨遁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感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戎素見稱慧基放杖

辭教故於此墨一部擅步當時凡頑難堅疑並為披擇海內學賓元不必至每一開講自表千人沙門僧尼又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就卷請益今上深相賞接以天監十四年遷至烏程遘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此墨大義疏十餘万言盛行於世

釋慧基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慧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頭曉之稱其方等深經皆所綜達孝莊偏重頗亦披覽後東西東西訪脩窮經論之旨居于鄉邑法花堂寺講說相仍學徒成列斐神情奕發志用清玄故於小品淨名尤茂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辨辯高華席上之風見重當代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士盧江何胤皆遠恆徵猷招延講說是國張融汝南周顥顥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為十城僧主待旨遁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感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戎素見稱慧基放杖



勒疑而問曰承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嘗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湏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各隨行斯邇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者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坊頭坊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略曰湏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寢何故夜嚴勒益

敬之勒後因之欲害諸道士并欲告澄澄遁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玄不知所之信人尋至竟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而去矣通夜不寐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日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怨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謀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圍九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勒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勒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源泉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出諸道士見竟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閉坐歎曰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萍合有二子既小且騎輕弄鮮卑奴奴忘抽刃刺煞其弟執兄于室

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徃觀勒迺自徑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鄉子誠為善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固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斬兒而死斬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玄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辟耳更遣叢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慕襲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偽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堵虎堅撫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夜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内外僚佐無不必諫勒以訪澄澄日相輪鈴音玄秀支替戾固僕谷劬充當此羯

語也秀支軍也替矣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告勸勒行勒迺畱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車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紲約項其時因以告弘當介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迺僧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東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萬時石蒼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年蒼中有至食必害人可今百姓無食蒼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蒼到八月石蒼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詣而後行歸大和上石虎有子名斌後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歸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上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湏吏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

月天靜无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玄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慶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虎領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上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及何以旌德從此已性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輶朝會之日和上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舉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衆坐皆起以章其尊又勅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上比且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少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少不識乎位悽然愧懼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上知汝及澄之所在元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遂曰小阿弥比嘗得疾可往迎之遂

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雅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盡為逆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日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數日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呢願澄又自呪願湏吏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之際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歟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是澄

呪願時也僞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蔚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虎曰天神昨夜言疾取馬還至秋齊當雍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取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然其所生齊氏虎驛弓捻矢自視斌行罰輕虎乃手斬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繼死不可生札不親煞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龍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日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列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難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耶壘場軍役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云何澄曰佛法不然朕為天下之主非刑煞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煞生雖復事佛詐獲福耶澄曰帝王之事佛當在心

體恭心順顯暢三寶不為日暮虎不害无辜至於凶惡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然有惡不得不行但當煞可煞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煞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元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東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无欲慈矜為心慢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慾未已遂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憐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貓之徒先下識法間澄神驗皆還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城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初被劫垂死因燒香呢願還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死當見忽然聞香氣賊无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

澄日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盡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剋虎屢伐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覲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里閭小人元爵祿者為應得事佛與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為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使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高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礼有嘗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徃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修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服祀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卿士下逮眾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

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徙  
四民之服偽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  
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  
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  
當期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  
本俗佛是戎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  
行永世作則苟事無虧何拘前代  
其夷趙百靈有捨其淫祀樂事佛者  
悉聽為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一流民莫  
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  
乞匱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  
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宣大路云  
餉天馬趙興太守籍拔叔送詣虎先  
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  
當送一非常人勿然之也如期果至  
虎與共語了无異言唯言陛下嘗終  
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  
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  
日酉戌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  
于壤邊荒不能遵駕除靈期迹莫已

已之懿貞苗莖繁其未方績休期於  
何期永以歎之澄日天迴違極否將  
不支九木水為難元可以術寧玄皆  
雖存世莫能基必賴久遊間浮利擾  
擾多此患行登陵雲宇會於靈遊間  
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蠻  
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  
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猝  
能步行去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  
合口橋可畱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  
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孝其行出有  
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為  
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  
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  
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  
万邦乘輿所向天津地涌雖不能令  
木石屈膝何足夫而長傲耶昔太公  
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謀乎  
進對曰昔舜優游衣禹造伯成魏軾  
于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荀氏皇甫  
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  
激厲貪竟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  
之德勿效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

今趙史遂無隱遁之傳平虎悅其言  
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  
還具以白澄澄曉然笑曰汝言善也  
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丘亂軻弟子  
以牛負軻西奔戎軍追擒并為所害  
虎嘗畫寢夢見群羊直魚從東北來  
寤以訪澄澄日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  
原乎慕容氏後栗都之澄又嘗與虎  
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  
灾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  
虎遣驗幽州去今日火從四門起西  
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  
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  
將苗相然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苗  
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平鈴云  
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諭  
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恠公血臭故相  
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  
澄時暫入東間虎與后杜氏問  
許澄澄曰督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苗  
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

也杜后曰和上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惛遂便寓言不復窮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告詔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以鐵鏃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輟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城馬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亦不見澄聞而歎曰灾及其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平殿平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在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得迺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

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焰幻之躬愴然曰不聞和上有疾迺忽尔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非人能延道重行全德貴无怠苟業操无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妄興起寺廟崇顯壯嚴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滌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不自懲卒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无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墳營墳至二月八日卒於鄰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塢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乱明年虎死每閏墓築石種都盡閏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圓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脰從中出或以繫塞孔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曰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眚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湏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万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契巧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鄰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元欲無求受業追遊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万多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發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每閏墓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尸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尸後慕容勝都鄰處石虎言中每夢見虎齦其辭意謂石虎為祟迺募瓦虎於東明館掘得之尸瘞不毀傳蹟之

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畜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尸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遞取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後符堅征蘇雙子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田勣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墳既知塚必開又尸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面碰或言佛面擦或言佛面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 草道開二

草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方言絕穀餌柏實柏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溫夏涼晝夜不卧與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昇陵太守遣馬迎開辟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神或現異形試之初无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徙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弥年十四烹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去有仙

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勒州郡有異人今惑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繚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許於上編營為禪室如斛篋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寺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詣問開都不答迺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狼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公石勗就開治目善藥小痛輒甚憚之而終得其効佛面澄日此道士觀因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灾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然鄆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弟子以戶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和者昔在北間聞開弟子叔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心敬挹及後徙侵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慕遺屢在林千載一襲

### 至頂

### 竺佛調三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生人事佛面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撲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萬載至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謂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上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

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顥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杳火凡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迺為讚曰

物妙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

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屢在林千載一襲

### 物妙招奇

### 德不孤立

遼遼幽人

### 望巖凱入

### 飄飄靈仙

茲焉遊集

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外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駁懼調後自剋士曰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盡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乘而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本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札和上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尸唯衣履在焉有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業釋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中有沙門嚴佛調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是同便謂為一謬矣

著域曰  
告成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狀南經諸海濱爰及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上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牛中來坐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疑歸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密曰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凡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間此正實以作器者凡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賛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寧屈不能起行域徃看之曰君欲得病疾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

枝便以揚柳拂水舉手向永丈而呪如  
此者三因以手觸永丈而膝令起即起  
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  
死域間永丈此樹死來幾時永丈曰積  
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丈法樹尋莫  
發狀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  
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  
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撤一屋  
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  
有若塗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  
遂活洛陽兵亂辭還天竺啞中沙門  
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  
因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願畱一  
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普會眾人也衆既  
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  
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  
便棹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  
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非  
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  
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  
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  
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  
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

獨過後相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  
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

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  
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  
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  
沙計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  
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九 神異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九第三張內

高僧傳卷第十 神異下

內

厲風之響不復覺僕須臾至寺勒後  
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  
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客  
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  
九年嘗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  
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  
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  
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曰  
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蹠室西石  
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軟  
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  
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西國  
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  
水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城人竺  
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  
視屍嚴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  
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閩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  
高山事浮屠密為師晉康帝建元元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  
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帳自覆雨

捷施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泉  
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  
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廢處  
基底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  
捨覩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勒示云  
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  
後示講堂僧旁委如言皆發泉咸驚  
歎因共修立以勒為寺主寺去洛城一  
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詣寺赴中暮輒乞  
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為常未曾違  
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道疾奔馳  
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

高僧傳卷第十 第三張內

止唯見繩床不知慧所在詳問未息慧已在床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腳其殊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擗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呴頤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慧修福善余後二日果囚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漂沒多有死者時有范持者巴西閬中人初為沙門賣卜于河東市徒跣弊衣冬夏一服言事亦頗時有驗後遂退道俗習張陵之教云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纊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喪經自隨後為丈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惓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首尾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曰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二年至長安能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呪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取奉為因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元疾而化

陁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樵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手自細書黃纊寫大品經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喪經自隨後為丈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惓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无虧損居在閭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駁利鹿孤僭據西平自稱為三弓年建和建和二年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其衣物受而輒授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領衣自還本主一无所汙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固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髮無爽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竚其神異終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禪檀假署卓騎權傾偽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无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世魔王耶檀深

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然興芝  
國人既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  
巷百姓並迎為之禮檀有女病甚篤  
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  
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  
時宮後門閑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  
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  
晉義熙三年猶檀為勃勃所破涼土  
兵亂不知所之

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  
為納故世号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  
不恒常在廣陵白土塚賛謳唱引絃  
以自欣暢得直隨以施人拯憩无定所  
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為江都令間  
而召來應對機捷无所拘滯博達稽古  
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  
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被玄  
裘浮遊一世間沉若不繫舟方當畢塵  
累拯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  
所在遺布三十疋悉以乞人後有一道  
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枚一箱自隨當溫  
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贊倩一  
人可見給不令日隨意取之乃選取

守持鴨小兒形暇寂醜者將去餘忽  
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  
因道人為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  
壇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宴道人  
辭欲還去問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是道人云在徐州江  
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迹亦竟也屋中  
人便竹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  
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女欲少日停  
此令曰大善問箇中有何等答云書疏  
耳道人常在廳事上眠以植杖著牀  
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  
知暮輒高懸箇杖當下而卧永不可  
得後與令并日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  
人正余便去百令呼先小兒問近所  
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  
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  
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  
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塚  
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

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孝而韜光  
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  
之等並篤論博皆師受焉後同上  
沙門夜間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  
晚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塚  
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  
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者  
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者  
船不脫及至白土塚書飛起就宗宗  
接而將去

杆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  
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  
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  
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  
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  
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无假風  
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  
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繩縛殆不蔽身  
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置水扣凍而  
洒浴或著屐上牀或徒步入市唯荷  
一蘆圓子更无餘物乍往延賢寺法  
意道人愛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延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

復累足杯中頑貳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行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圓於中庭衆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見蘆圓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子時有一豎子窺其圓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主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坐李跪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敗肉至於辛羶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資圓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去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去楚出至冥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恠憂憂覈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腳後皆生蓮花花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去見度資蘆圓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

見韓履既至彭城還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礼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麦餅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覈蘆圓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貪元以買忍不盡辨度曰汝但檢覈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貞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可歲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施捨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辨搘食明晨見輿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女弟子脫捨身浸告願見救濟晚在好處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為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餚者度手弄反覆還提水中游泳而去又見魚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捨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闖其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

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怯叱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叱同房宿於牕隙中見叱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怯叱在路上行見張奴欣然而笑怯叱曰吾東見蔡兆南許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茫茫大象內照曜寶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性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操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靈无色外應見有綠鄉歲曜毗漢后辰麗輔軒王伊余非二仙晦迹於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袞章怯叱曰前見先生憇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薰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恍懼惟此括人測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過電

累蹟聲華夢醜章弁視色悟空號物  
傷寒捨紛絕有斷習除寒青條曲蔭  
白茅以虧依畦啜麻隣崖飲淳慧定  
計照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无倦  
言竟各去尔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及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遊止无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家食度徃其  
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家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盞  
蓋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盞  
蓋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  
忍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  
有香刀子等但不敢盞蓋為異乃語  
陳云刀子鉢可為磨之二弟都還云  
彼度已移靈就第其家度忽求黃紙兩  
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弟陳問上  
人作何米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  
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驥還值風船飄  
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

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  
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  
於是共稱佛禮拜湏臾見一寺甚光  
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  
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還反行步  
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  
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  
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  
人為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  
同世食竟共叩頭礼拜乞速還至鄉  
有一僧去此間去都乃二十餘万里  
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期云識  
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  
一囊挂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  
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囊中別有  
一青竹枝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  
中閒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  
鋒別令一沙弥送至門上語言此  
是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  
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尚可  
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  
去來山邑多行神況時吏常媿偷物  
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  
金城江邊空莊中徃看果如所言孔  
甯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廤惠廟遣信  
請度度呢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  
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  
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  
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  
後請僧設齋齋坐自僧聰道人勸迎杯

度度既至一唚病者即愈齊詣伏事  
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  
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  
京留一万錢物寄諸僧為營齋於是  
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  
營齋并接戶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  
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  
來云是标题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  
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  
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  
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  
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  
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  
慧聞人怛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  
皆大驚即起札拜度語衆人言年當  
大凶可懲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  
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灾禍也湏  
臾聞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  
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  
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

者既末的其事故无可傳也  
釋晏始閑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迹晉孝武大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  
往東宣化頭授三乘立以歸戒蓋  
高句麗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閑  
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  
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上時  
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  
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  
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  
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  
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凶奴赫連勃勃  
破撲闕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  
刀不能傷勃勃墮之普救沙門悉皆  
不斬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  
後拓跋燾復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  
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擇教既位  
居偽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段氏說  
燾以佛教无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  
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

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  
未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  
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  
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  
不傷遞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鉗  
研之體元餘異唯鉗所著處有痕如  
布線焉時北園養虎子檻燾令以始  
錢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  
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  
布線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  
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  
悔其狂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  
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寂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  
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  
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  
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  
微瑞韌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  
釋法進亦高行沙門進嘗閉戶獨坐  
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  
為設食進即為設食唯聞匕鉢之聲  
竟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袈裟遺

進進即以為觀朗去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橐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橐者皆云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為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約於龜茲焚屍之日兩眉涌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臘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為玄主揚難當所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返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元常

所悅忽如狂為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无不礼拜贊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大男患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自稱碩公出入行徑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縣及往寧中皆因事言謹協以勸善至人家眠地者人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時人咸以此

為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形余曰郡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惠開及劉孟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女以此二人給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王曰天地嗷嗷徒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累行刺事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士語道人法進去可露吾骸急擊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有人從鄖縣來過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撿問沙弥沙弥答云近送屍出時怖懼右腳一履不得好繫迷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少經被虜屬荆川人為奴執役慤主甚愛之年十

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行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綰濟指從辟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坐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須之便見天人伎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日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至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恠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峯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遙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術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也

擇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為京師祇園寺法措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瑤琊王與王肅並共師焉匱為性恭默少語言撲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廬勝法師老病匱從為依止營護甚至及勝亡殯墓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僧行居京師大市是旦還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孝覆皆見匱未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余日晚還房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軟手屈二指衆咸悟其得二果時猶為沙弥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帝親臨幸為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札為營理葬發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超凡無其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瞑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為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慧嘗至

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湏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晏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慧要下京行過保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元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景庭忽泣慟而投城南忽去地寧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慧後不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者本沙門慧印之蒼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為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也宋元嘉十一年在壽春衣服趨余寢宿元定遊歷村里飲讌食敢不異恒人常自稱鄰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反鄉路值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回以致辭遠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惠緒住三層寺君可為我相聞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无此弟亦不知何以而言乃自往來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許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忘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棺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還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士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為此人至家果為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為謝諸知識並宜精熟終善為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事沙門僧儉為和上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无時跋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

一兩疋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語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共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攏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慧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即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在問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蜀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屬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常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鱠人為辨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鋒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雖

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往疏云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尸還宅誌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辟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即畱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无人而反車以見免齊七騎乘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遇見而走大呼云園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從朱方為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覈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為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第一義則元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有陳御虜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為其現真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尸骸香

軟形貌熙悅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閑

舍人吳慶慶即啓間上歎曰大師不

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

所立開善精舍勒陸倕製銘辭於莊

內王筠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虔

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

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

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

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亡時應年

九十七矣時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

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為化也蓋以抑夸逞摧

悔慢挫凶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

則善信歸降竦石參煙則力士潛伏

當知至治无心剛柔在化自晉惠失

政懷愍播遷中州寢蕩群鶴亂交測

躍墓虛於前勒虎僭凶於後郡國分

崩民遭屠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

刑害之未央遂幸神化於葛陂駢懸

記於襄鄴藉私况而濟將盡擬香氣

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吉凶終令

二石稽首荒裏子來澤潤蒼萌固元

以校也其後佛謂普域涉公極度等  
或韜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  
遙記方地或死而更生或空後空鄉  
靈迹恠詭莫測其然但典章不同祐  
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則以為  
謀僧行蕩仙錄則以為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  
物也故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  
務然前傳所紀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  
感或是遁仙高逸但使一介兼又便  
足矣至如慧則之感香甞能致痼疾  
消療史宗之過渢梁迺令潛鱗得命  
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為之更始保誌  
分身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  
弗汙其體塵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  
代文紀並見宗錄若其夸術方伎左  
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芝而壽  
考與夫鷄鳴雲中狗吠天土蛇鵠不死  
龜靈千年曾是為異乎

贊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毫化  
假見威權澄照襄土開導蓄川惠茲  
兩葉綏彼四邊如不蒙賴民命何全

高僧傳卷第十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內

習禪二十人

明律十三人

帛僧光二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竺曇猷三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帛僧光二

竺曇猷四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五

帛僧光二

竺曇猷六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七

帛僧光二

竺曇猷八

帛僧光二

竺曇猷九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二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三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四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五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六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七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八

帛僧光二

竺曇猷十九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二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三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四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五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六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七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八

帛僧光二

竺曇猷二十九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十

帛僧光二

身所苦都愈是夕便起澡浴為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並陳誠因果辭甚精折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二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授刻之石城山山民咸去此中舊有猛獸之灾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无懼色雇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拯神之處至明日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覓來怖光光一皆不忍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寒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時劉曜復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逗江左復歷名山修己恒業後遇疾綿葛乃屬想西方心甚告主見无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

神速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剗入山札拜試以如意撥宵颯然風起衣服銷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取之於室以博壘其外而泥之盡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剗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齋家乞食猷呪願竟忽有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无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覓出大餘園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尤為不全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廣臨別執手贈猷香三盞於是鳴鞭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千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間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以來无得至者猷行至橋所間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畱中宿聞行道唱薩之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日見人著單衣捨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慄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畱令住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繫齋累曰

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還舍如初晉太元中有媛星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擇穴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攘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操入山登巖故見猷冕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秋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 釋慧嵬四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拯覆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神色无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无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无腹鬼來但有手足嵬又曰汝既无腹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追之後

## 釋賢護五

釋賢護姓孫涼州人未止廣漢間興寺常習禪定為業又善於律行纖毫無犯以晉隆安五年卒臨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滿寺內遺言使燒身弟子行之既而支節都盡唯一指不然因埋之塔下

## 支曇蘭六

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誦經三十方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大數呵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礼拜玄珠欺王是家舅今往

韋卿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余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卿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覲錢一万鑿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七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莊間頭陁山谷虎光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歌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為起冢塔焉

釋玄高八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万年人也母段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生一女即高之長婦生便信佛乃為母

祈願願門元異見得奉太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曰有一書生寓高家宿六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覲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贊還家發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號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為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閑中有浮駄跋陁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徃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政陁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麦蘡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

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佛熾槃跨有龍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龍右之僧烹承蓋東高乃欲以己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啞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為沙門而權侔譙相恣情乘律頗忌學僧曇无毗既西返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搆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為國灾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掩高徃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群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徃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弥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徃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銜山蟬貌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

接弘既聞高被擯，欲申其清白，乃不願棧道之難，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白。」王及太子，故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廣濟為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山中草木摧折，崩石塞路。高呴頤曰：「吾指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俟迎內外，散奉崇為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獎僧印，亦從高受學。志接量福，得少為足，便謂已得羅漢頃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懼。時魏虜拓跋彥，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煮舅陽平王社。諸高同還，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憚化。偽太子拓跋晃，事高為師。晃一時被謗為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懃。

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劔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群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寶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万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交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頭神養壽論道，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為別。時崔皓寢，天師先得寵於燾，恐見慕，承之曰：「奪其威柄，乃諳。」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為

且害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勒取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乎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既德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蟄，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余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悼。駁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云：「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立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湏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

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

修心无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

日遷柩欲闇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曰久未獲受業忽聞怛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札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告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日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日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闇浮崇公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恩菩薩至偽太平七年拓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茂虔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偽太傅張潭伏膺師札

釋僧周九

高僧傳卷第二第十一張內

釋僧周不知何人姓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高山頭

大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

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溪谷險阻

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

暴博者悉燒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

興佛法偽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

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

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苦疾

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

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

後出燒身經三日方盡焰漲天而

序不燼弟子取遺灰架以塔塔弟子

僧亮姓李長安人受業於僧周初永

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

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豫運寄人正

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

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

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

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

足致敬亮為陳誠揭福訓示因果言

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憲各不自

高僧傳卷第二第十一張內

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閑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十

釋慧通閑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

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

師慧詔詰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

丹常折心安養而欲拯神披國微疾乃

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

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相暉

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

化異香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十一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愛遊獵嘗射

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

乃心悟因推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

三十餘万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

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

曉以為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

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訖法數千章誠

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香

烟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

聞見

釋僧從十二

高僧傳卷第七第十五張內

釋僧從未詳何人稟性虛靜隱居始  
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  
五槩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  
礼誦無輒與隱士楮伯玉為林下之交  
每論道說義輒畱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 釋法成十三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  
不餉五穀唯食松脂隱居巖穴習禪  
為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  
間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  
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  
告衆去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  
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  
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  
見空中紺馬背負金棺昇空而逝

## 釋慧覽十四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  
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  
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詢受禪要達  
摩曾入定往兜率天從弥勒受苦薩  
戒後以戒法授覽覽還至于墳復以  
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  
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問

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  
告之後移羅天宮寺宋文請下都止  
鍾山定林寺孝武起寺興寧復勅令  
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  
演平昌孟顥並欽慕道德為造禪  
室於寺東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 釋法期十五

釋法期姓向蜀都鄆人早喪二親事  
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詔受禪業  
與靈期寺法林同共習觀猛所詣知  
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  
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  
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  
曰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  
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  
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暎  
尸體更香潔時屬龍花寺又有釋道  
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 釋道法十六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起家入道專精  
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遂成都王王休之  
費銘之請為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  
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及僧食乞

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虫鳥每夕輒  
脫衣露坐以飴蚊蚋如此者累年後  
入定見弥勒放齊中光照三途果報  
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  
於定中滅度平坐繩床貌悅恒曰

## 釋普恒十七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  
常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  
人叙之並未之信後告求出家止治  
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  
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為同意  
相處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  
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  
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  
八未亡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无感  
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  
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日平坐而卒  
奴不解強取卧之屍竟不申衆僧來  
見便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申衆  
僧試取持之亦隨手即申申已復更屈  
生時體黑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  
閻維之薪蘿始然便有五色烟趕殊  
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讚曰大

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  
空過万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  
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  
參差真性理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

方化迥

釋法晤十八

釋法晤齊人家以田來為業有男六  
人普皆成長晤年五十喪妻舉家躋  
然慕道父子七人共出家南至武  
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陽可為幽搔  
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有意  
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為剪逕開山造立房室晤不食粳  
米常資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

法華常六時行道頭陁山澤不避虎  
狼有時在樹下坐禪或經日不起以  
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十有  
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  
謂其所住為頭陁寺焉

釋僧審十九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沉之  
後也祖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寄  
春石澗寺誦法華首楞嚴常謂非禪

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晏摩蜜多道  
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寺精  
勤詔受曲盡深奧時群劫入山審端  
坐不動賊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  
勗劫賊慚愧流汗作札而去靈鷲寺

慧高從之受禪業乃請審還寺別立  
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陁玄寺文

惠文宣並加教事傅琰蕭赤斧皆詣  
戒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  
因彈指而出曰聖道人即奉米千斛  
請受三歸永明八年卒春秋七十有  
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並業禪  
亦各有異迹

釋曇超二十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客上  
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上都龍  
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  
樹下虎光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  
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  
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

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  
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  
稱嚴道東廸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

釋僧審十九

釋慧明二十一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  
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

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屍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翦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搃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舞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虎遊戲皆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極挹頻遣三使懇懃敕請乃斂出京師到第文宣故以師札少時辭還山告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矣論曰禪也者妙万物而為言故能无法不緣无境不察然緣法察境唯寂迺明其猶測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輕必以重為本躁必以靜為基大智論云辭如眼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八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輪喜樂外折媛祥賓鬼魅於重巖觀神僧於絕石及沙門皆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駁跋陁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返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為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為凝酥過石辟而無壅擎大眾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兜火燒國正復玄高逝而更趣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躉頭藍弗竟為禽獸所憚獨角仙人終為窟窿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以夫螢燭之於日月曾是為正乎贊白禪那杏寂正受湖深假夫輟慮方脩幽尋五門棄惡九次葉林枯鏽山海聚散昇沉茲德裕矣如不勸心明律第五十三人

釋志道九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一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僧業二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傳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難也值閻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還姑蘇為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惠化訓誘無報三吳學士輒湊肩聯又以講導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有異香充塞房內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嗟其神異昔什公在閔未出十誦乃先譯戒

##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僧業三

釋僧業四

釋僧業五

釋僧業六

十八藉定方成故知禪定為用大矣

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

法護譯出禪經僧先曇猷等並依教

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  
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  
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本並行業以  
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  
五業弟子慧光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三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  
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  
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  
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律席元嘉中

至京上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  
誦以詢德為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  
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  
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臻四

釋僧臻姓來吳國人出家為僧業第  
子惣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  
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  
風聞勑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于中  
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  
臻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  
不現臻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  
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

德定既虛詎事果即日明擴臻仍  
著誠衆論以示來輩臻既學兼內外  
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輒相接少  
帝嘗從受五戒臻章王子尚崇為法  
友來榮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在  
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變  
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  
又有道表律師卒真有高行宋明帝  
勅晉熙王爽從請戒焉

釋道嚴五

釋道嚴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  
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  
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詢  
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史正四部毗  
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  
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栖玄寺又有釋

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六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  
隱年八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蔬  
食及受具戒執拂持堅常遊心律苑  
妙通十誦誦法華維摩聞西涼州有玄

高法師禪生無舉乃負笈從之於是

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西  
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止江陵  
琵琶寺詣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  
道肩方外隱研訪少時脩窮經律禪  
慧之風被於荆楚州將山陽王劉休  
祐及長史張岱並詣稟戒法後刺史  
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  
椎房屈膝恭札後卧疾少時間侍者  
日中未答去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  
怡然忽尔從化春秋八十矣時江陵  
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亦善十誦及  
雜心曇等

釋道房七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  
少善律學止廣漢長樂寺每札佛燒  
香香烟直入佛頂又勤誦門人改惡  
行善其不改者乃為之流泣後卒于  
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營八

釋道營未詳何人始住靈曜寺習禪  
晚依觀詢二律師詔受毗尼偏善  
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蔬素守  
節度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  
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

◇ 高麗大藏經 ◇

上虞永後於京師婁胡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焉

釋志道九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有兼畜學通三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捨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携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申受法偽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免出鎮湘州携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頴十

釋法頴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為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

俱以律藏知名頴伏齊已後學元再請記在一間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辛武南下政治此寺以頴學業兼明勅為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閱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為僧主資給事有倍常科類以從未信施造經像反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寶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為瑊琊王免所事云

釋法琳十一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錐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詣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析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

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屍烟焰衝天三日乃盡取火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十二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薏人魏冀州刺史徵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踰猶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來意歸依仰亦厚相將接及仰反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仰為之師時年三十有六年車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達亂乃移卜居京師遇頴公於興皇講律稱詔凌遠發言中詰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誦小品研攝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

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括寺復  
屏為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經目  
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  
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  
入道務遣繁累常絕慶吊杜人事每  
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  
昇功之制末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  
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詳悉慤懃訓  
勗亦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  
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三十  
餘遍齊永元二年卒春秋七十有二  
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  
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起二人  
重善毗尼為門徒所挹

### 釋僧祐十三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  
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  
禮拜因踊躍樂道不肯還家父母憐  
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範道人年十  
四家人密為訪督祐知而避至定林  
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為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  
明初受業於沙門法類類既一時名

正為律學所宗祐迺竭思鑽求无懈  
昏曉遂大精律部有勵先哲齊竟陵  
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百人  
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宗并宣講十  
誦更申受戒之法凡獲信施志以治  
定林建初及作繕諸寺并建元造大  
集捨身齋等及造立經藏授拔卷軸  
使夫寺廟開廣法言充塞咸其力也祐  
為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正人依標尺  
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刹縣石佛等  
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  
凡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波斯優波扭多此五  
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  
王樹莖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  
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扭多此五  
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  
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  
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  
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  
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  
藏於是乎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  
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  
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  
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  
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  
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  
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  
夢覺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弘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  
防非是故隨有犯緣迺製篇目迄乎  
雙樹在迹為周自金河滅影迦葉嗣  
興因命持律尊者優波離比丘使出  
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誦調  
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迺訖於是題  
之樹莖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  
難末田地舍那波斯優波扭多此五  
羅漢次第住持至掘多之世有阿育  
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因以往昔  
見佛遂為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在  
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  
心歸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  
藏於是乎執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  
同遂成五部而所制輕重時或不同  
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來往昔  
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  
者則開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  
邊故篇聚或時輕重罪目不无優降  
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如來在世有  
夢覺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為五部大

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為五部頗倒解義隱覆法藏名曇元魏即曇元德也讀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姓皆得受戒名薩婆若帝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轉諸煩惱名迦葉毗訛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廣博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部雖各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部起二摩訶僧祇二大衆差少同會共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盧部終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出无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為根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次沙塞生一部迦葉毗生二部並是佛涅曰後二百年內僧祇生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所生也經中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

部皆度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未竟多羅化焉後雲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譯都竟曇元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也摩訶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駁什譯出弥沙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得勒伽戒因緣等亦律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東盛東國以昔卑摩羅又律師本西土元正來入閑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宋錄曇無德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靈嚴隱榮等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鑽研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為本居俗則以禮義為先孔記云道德仁義非礼不成教訓正俗非礼不備經云戒為平地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律解五

## 高僧傳卷第十一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一第十二  
高僧傳卷第十二第十三

法制使先知斬草三相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門以次修學而課執之徒平生異論偏於律者則言戒律為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灑水翻囊已謂行齊羅漢唯我日僧餘皆目想此則自讚毀他功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言律部為偏分數論為通方於是邑皆毗尼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燒智人鑊湯不煮火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自傷相鼠看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杆設戒几杖施鉢人如不易奚用尅成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織持口意枯槁心形怡感兩鏡伏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二

亡身 誦經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集

亡身第六

釋僧群一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群未詳何許人清貧守齋蔬食誦經後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逕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古差相傳去是群仙所宅群飲水不飢因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叢聞而索之群以水遺叢出山輒臭如此三四莖躬自越海天甚晴齊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迺歎曰俗內凡夫遂為賢聖所嘆慨恨而返群庵舍與孟闡一小澗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唼群群欲舉錫杖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

水不飲數日而歿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為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昆蟲晉末至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憊捨戒為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隣嗟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為二老福用擬以自贍事畢欲還入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下虎穴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灾必當消村人告諫不從即於是夜獨坐草中呴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无上法食村人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村人遙至南山耽身都盡唯有頭在因葬而起塔余後虎穴遂息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迦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遂卒于景環為胡寃所破問進曰今欲轉略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灾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投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去施捨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和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无能取者湏臾弟子來至王人復看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勃以三百斛麥以施餓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闔維之烟炎衝天七日乃歇尸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波若又萬厲門人常懺悔為業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為藍田令富少孤居貧而篤學元歌採薪為燭以照讀書及至冠年脩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將軍楊邑資其米糧習鑿齒携共忘學及聽安公

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逕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中有劫刦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冒遺過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群刦不許富曰大人五歲亦可用不刦謂富不能立身妄言亦好富迺念曰我幻炎之軀會有一死以死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刦刀割脣至曉群刦更相各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頹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舉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為慧始弟子始立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偽晉王妃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屑以布縕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獎勵告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迺還寺辨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眾八聞并告別知識其日聞境尋波車馬人衆及賈金寶者不可攝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礼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爛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屢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矣

釋僧瑜姓周吳興餘杭人羽冠出家業素純粹尤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溫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獎勵告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已身迺還寺辨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眾八聞并告別知識其日聞境尋波車馬人衆及賈金寶者不可攝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礼拜未畢悉至薪所積已爛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屢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矣

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梧桐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現斯證因号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吳為傳贊贊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為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徃聞其說今覩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琪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

應易歸

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  
宋孝建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  
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  
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  
又絕麥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  
唯眼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  
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慰熟還太宰江  
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持志無改至大  
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  
山之南置鎧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  
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地民所  
懸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莖至雲龍  
門不能步下令人感聞慧益道人今  
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  
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  
佛法憑屬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  
妃后道谷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  
不可勝計益乃入鎧據一小床以衣  
具自經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  
著火帝令太宰至鎧所請諭曰道行  
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  
益雅志確然曾无悔念迺答曰微軒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二張內

底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因已者願  
度二十人出家降勑即許益迺手自  
執燭以然帽帽然迺棄燭合掌誦藥  
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  
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指稱  
佛惆悵淚下火至明日迺盡帝於時  
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  
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囁以佛法  
明日帝為設會度人令齊主唱白具  
序徵祥燒身之處謂藥王寺以擬本  
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  
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  
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  
未捨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  
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城武擔寺西  
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  
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僧行觀者傾邑  
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  
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昇天時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  
起塔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二張內

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縷絕  
五穀唯餌松菜後捨志燒身乃服松  
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  
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  
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記  
至鼻乃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  
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  
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為趣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  
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  
交趾之仙山寺誦無量壽及觀經捨  
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  
徯薪中以火自燒弟子追及抱持將  
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  
舉寺皆赴和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  
追求命已絕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日  
万盡尔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  
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  
方悟其神異共取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  
所矜者命也是故食脂飲血乘肥衣  
輕欲其怡憚也餌木含丹防生養性  
欲其壽考也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

高僧傳卷第三第十二張內



誦經十餘万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廬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聞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游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鳴之頻傾三鐘神氣清夷淡然无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率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善行通感蓋能神呪請雨為楊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為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為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懲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主湏臾不見道俗咸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釋僧生姓袁蜀郡鄧人少出家以苦行政稱成都宋豐等請為三賢寺主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三張內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三張內

誦法華習禪定常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迺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年雖衰老而魁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死後可為燒身弟子依遺令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獮嘗於劍遇射孕鹿母墮胎鹿母銜箭措就地舐子宗迺悔悟知僉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推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疏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昇臺諷誦響聞四遠士庶慕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為精舍因誦為目号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

釋道固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為道懿

弟子懿病嘗遣固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固判无濟理固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亦新頗作數過普賢書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未及暄涼倏忽不見

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

維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過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

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戲誦為業誦法華雜

摩二經及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掌  
穢雜每誦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巖立  
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唱樂又善  
神呢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憂病  
請明來呢明入門婦便問絕俄見一物  
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  
明嘗行水旁祠至觀自女神見之皆  
奔走以宋孝建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為廬  
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閑  
中從嚴公稟學元嘉初出都止道傍  
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誦大涅槃法  
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戶  
前有如兵仗羽衛之警寶天神來聽  
也宋大明初率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苦自業宋初  
遊京師止凡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  
圓廟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  
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散糞鬼中法  
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  
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  
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  
得三千為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

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  
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閔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  
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善  
行殊倫服布衣鉢蔽麥誦經三十餘

万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恭  
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疊且常  
披以韶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  
王義秀等並崇其德素所獲信施常  
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  
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  
者德業高明經懶寺住亦不食梗糧唯  
餌豆麦

擇僧覆未詳何人少孤為下人所養  
七歲出家為慧亮弟子學通諸經蔬  
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  
重勅為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大始  
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  
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  
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捨誦法華  
用心勞苦乾卷輒病迺發顫願造法  
華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錢一千六

孟顥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於永興邑立昭玄寺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為明於村立柏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柏林寺春秋八十有四

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咸否人物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曰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為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普亦素行誦經

來京師止鐘山定林寺守靖閉房識誦無報人有造者輒為其說法訓獎以代解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鴻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捷恒有餘力礼千佛凡一百五十餘万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為造碑墓所東竟劉鷗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刪釋法定並誦經十餘万言蔬苦有至德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米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閭不下三十餘年王侯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无兼物宋元微中

因顥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潘山有釋晏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為業

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迺觀化京  
師止于鐘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為人  
溫恭冲讓喜愠无色戒範精明獎化  
忘勸諭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  
山礼拜者皆為說法提説以代錯饌爰  
自出家至于衰老革釀鮮參一皆永  
絕足不出戶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  
誦波若六時禮懺必為衆先以梁天  
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  
春秋七十有九墓于寺南立碑頌德  
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  
行後還吳為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成  
行善涅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  
礼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  
鬼魅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慧韶為  
屋所押頭陷入肩琳為祈請詔夜見  
兩梵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  
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床上  
齊畢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  
聖僧坐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  
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誦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  
焉良由恕持難得惜忘易生如經所  
說止復一句一偈亦是聖所稱美是

以曇邃通神於石塗僧生感備於空

中道圓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而蒙

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

云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

迺凝寒靖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

諷經典音吐道亮文字分明足使幽

靈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詠誦法言

以此為音樂者也

贊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  
惠利難思無怠三業有覺六時化人  
乃衛慶衆未比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 高僧傳卷第十二

丙午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高僧傳卷

### 高僧傳卷第十三 興福經師導師 內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釋慧遠一

釋慧力三

釋慧受四

釋慧五

釋慧元二

釋洪七

釋慧亮八

釋慧九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一

釋法悅十四

釋慧達十三

釋法悅十四

釋慧達姓劉本名薩河并州西河離

石人少好田獮年三十忽如曹死

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去

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

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

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

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礼懺為先

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

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

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妙獨有異

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

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

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瓜甲及一髮髮申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敬王時阿育王起八万四十塔此其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堅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為三層又昔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愬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愬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余後年許有臨海渾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花趺浮在水上即取送縣縣表上上臺勸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愬去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鄰境置河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愬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札拜耳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歎歎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去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珠珠人

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刻史表上晉簡文帝勒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靈異倍加趨馳後東遊吳縣礼拜石像以像於西晉時未達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滻瀆口漁人疑為海神延至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慮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稟齋於東雲寺度歌唱至德即風潮調靜遇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鄧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蹕達翹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旣渡者必無所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顥復加開拓達東西觀

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玉像及戴顥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珠瘦諸工无如之何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也乃解胛肥耳既鑄減解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謐嘗入臺見東掖門口有寺人擲擣戲搏所著屢輒有光出惟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長七尺二寸謐即啞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凡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屢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松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日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刹柱受將沙弥誠至新亭江尋

真乃見一長木隨流末下受曰必是吾所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堅立為刹架以一層道俗竟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為寺以受本鄉為名號曰安樂寺東有丹陽尹王稚完西有東燕太守劉闡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寧宅並施以成寺後有山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

釋僧慧未知何人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迂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幕如故元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者悉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僧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開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參演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復訪山水至

秦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闊之狀乃結草成庵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顥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調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道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蕕並東岳望僧咸共懸焉時有釋道敬者本鄉瑣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後為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凡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摸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于時為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頑問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憂見像智方尺許銅色熾沸會當行刑府參軍監然而牛奔車壞因更冠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無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摸見像曾前果有熾沸洪

後以苦行卒矣

釋僧亮未知何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氣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厝多有銅器而厝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厝既靈驗犯者必斃且有壘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壘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邵即給人船三日三夜行至厝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未至厝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鐘容百餘斛中有巨地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咒願數十言絕忽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厝銅既多不取一而船已滿唯神床頭有一垂壺中有一鉢瓶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竇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遇風水甚利比群壘相報追遠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鐘山祭酒朱應子先是

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

少許與意為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

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

好地對天堂易為福業俄為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

在度傳乃與意共行山地更欲脩立

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

誠禮懶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憇惻

亦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

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

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

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為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峯永安諸寺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注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倍賜靈異乃捨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微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觀世音滅罪況及調達品又得龕並國金鍾鏹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凡興造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凋

衰獻率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

後入歲歲山創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持

手來歌云歲歲有道德樂方未央言

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歎神異獻

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何

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

接得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

事而摶心禪戒未嘗虧節後不知

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並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乃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博通經律志業強悍善能注拯衆計修葺寺宇先聞猛公西遊倍賜靈異乃捨欲忘身往觀聖迹以宋元微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觀世音滅罪況及調達品又得龕並國金鍾鏹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別記

◇ 高麗大藏經 ◇

佛牙本在烏煙國自烏煙來芮芮自芮  
芮來渠土獻貢牙還京五十有五載密  
自札事餘無知者至丈宣感夢方傳道  
俗獻律行精純德為物範瑤瑤王肅  
王肅吳國張融張縗沙門慧令智藏  
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明  
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分  
任南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  
白文惠太子奉為戒師獻後被勅三  
吳使妙簡二衆暢亦東行重申受成  
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律檢不竟  
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後  
中興僧鍾於乾和殿見帝帝問鍾如  
宜鍾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  
書王儉先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  
攝正殿坐不儉答漢魏佛法未興不見  
其記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預坐  
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  
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紛事皆休寢  
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  
自余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  
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况復餘  
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无嫌自余沙

門皆稱名於帝王自暢獻始也暢以  
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  
末年卒與暢同窓于達山之陽獻弟  
子僧祐為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  
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  
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  
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  
下奴板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  
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師至佛牙  
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  
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刻人也少出家便剋  
意常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  
岳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  
中央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篆樹曲  
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明  
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  
誓願博山嚮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弥  
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觀三會  
以北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彌剪疏  
鑿移年僅成面摸項之護蓮座而士  
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  
辨第二身中其願赴果後有沙門僧

淑慕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  
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  
羅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  
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  
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  
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  
成就者必獲平預冥理非虛且相開  
發也咸還都經年稍忘前夢後出門  
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言去歲剡  
溪所囑建安王事猶憶此不成當時  
懼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  
仍即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詣訪  
追及百步忽然不見咸豁然意解吳憶  
前夢乃剡溪所見第三僧也咸即馳啓  
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遣僧祐律師  
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充遍  
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  
日寺僧慧逞夢見白衣大神翼從甚  
壯立于龕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  
師至其神應若此初僧護所創鑿龕  
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頂髻及身相  
克成瑩磨將畢夜中忽當方字處色赤  
而隆起今像脣方字處猶不施金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層臺又造門闈殿堂並立衆基業以充供養其四遠士庶提扶香華万里來集供施牲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嘗稍廉本卒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勑為僧主上京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車騎徐州刺史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工江左稱東州境或應有灾崇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群虜共欲遷像引至万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駁逼衆僧助守營壘時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偽臺詮以助亂像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偽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小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礼拜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四  
內

至心捨曰衆僧元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羅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汙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既欣覩靈異捨頭瞻礼而問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為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緣欲改造丈八無量壽像以申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陵遲復致推斥至梁初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並本量佛身四万斤銅融渴已竭尚未至胷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爐側於是飛轔消融一鑄便滿甫余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万准用有餘

後益三千計闢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既成比丘道昭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見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摸有禪師道度高潔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遇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倏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遍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像邊有光映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撻憾禮拜之聲入戶誤視掩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船舶下催督治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豈人致焉其後更鑄光趺並有風香之瑞自慈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論曰昔憂填初刻栴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至跋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見成軌自取迹河邊闡雜林外八王請分還國起

高僧傳卷第十二第十三  
內

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與焉其生  
處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  
趺鉢杖唾壺涅槃僧等皆樹塔勒銘  
標揭神異尔後百有餘年阿育王遣  
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利還值風  
潮頗有遺落故今海族之中時或遇  
者是後八万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  
寺亦次發淨心並鵝石鎔金圓寫神  
狀至能浮江泛海影化東川雖復靈  
迹潛通而未彰視聽及慕愔秦景自  
西域還至始傳盡盤擇迦於是涼臺  
壽陵並圍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與  
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晏盛夫法身元  
像因感故形感見有差故形應有殊  
別若乃心路蒼茫則真儀隔化情忘憊  
切則木石開心故劉殷至孝誠感金庾  
為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木母以之  
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而  
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  
照乎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剝抄慧  
力感瑞於塔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  
慧顯證於移燈洪亮並忘形於鐸像  
骨黃陵為之通感僧護苦抱於石城南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十七張內

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文九顯曜京畿  
宋帝四鑄而不成梁皇一冶而形偪妙  
相踊而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豈曰虛哉是以祭  
神如神在則神道文矣敬佛像如佛  
身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為本  
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備二翼  
候舉千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  
勤哉豈不羨哉

讚曰真儀掩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  
懷憇者依現奇表極顯瑞於威嚴歲  
地踊水泛空飛駕矣心路必契無違  
經師第九

帛法橋一 支曇籥二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辨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支曇籥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  
清苦蔬食懸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  
請出都上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  
以師禮籥持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  
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  
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喉曇籥雖復東  
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  
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  
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  
法等俱出家止白馬寺為曇籥弟子  
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无方後兄  
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  
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徃以貌輕之  
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  
公發講等作三契竟嚴徐動塵尾  
曰如此讀經亦不咸發講遂散席明

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東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而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文之世譽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大掣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造臺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蹠蹠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慧少俱為梵唱長齊時轉讀亦有名當世釋道慧姓張尋陽狀士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素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含奇製無定准條章折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万言每夕諷詠輒聞間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使若乃八閏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伍昂睡地交至宗則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无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議者謂達時也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造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无窮聲韻梵製新奇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晉王曇音並皆達抑遷初上祇洹寺後移烏依寺及范暉被誅門有十二喪无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王僧虔為湘州及三吳並携共同遊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凡官寺釋道珠並富聲哀婉雖不竟遷等抑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異高調清徹應七言偈一契寂是命家之作後人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辨以齊永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十九時有道朗法忍智欣慧光並無餘解薄能轉讀道朗捉調小緩法忍好存擊切智欣善能側調慧光喜騎飛聲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宅齊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群鶴下集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振天下遠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一契同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著工恒日明日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智新安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寂是命家之作後人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辨以齊永明十一年卒中興有釋僧恭當時與辯齊名後遂退道

釋曇憲姓楊捷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群會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已漢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鳥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辨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於所住時蜀中有僧令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黃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辨公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寂長妙於是今慧滿僧業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曇慧僧胤慧彙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勝句殊有音商

釋曇辯 一往无奇弦久殊昧

釋慧念 少氣調殊有細美

高僧傳卷第十三

釋曇幹 美快碑謹博寫者注

釋曇進 亦入能流疏善還國品

釋慧超 善於三無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性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翟連清雅俱初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甘

浙左江西荆峽庸蜀亦頗

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申暢懷抱哀

述情志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

韻相屬故詩序古情動於中而形於

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也然東國之

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

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為殊而並以

協諧鐘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

歌於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讚於管

絃則稱之以為唱夫聖人制樂其德

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類

如聽唱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忘

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

以般遮絃歌於石室請問甘露之初門

淨居舞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

其間隨時讚詠亦在屢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響於梵宮或令无相之音奏於簾笛之上或使本行之音宣乎琴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元以正其工激楚梁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咩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製於是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擣文籥亦云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喪苦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辨太傅文宣等並躬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做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此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

以師師異法家家各製皆由昧乎聲  
音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

是以玄師梵唱赤鴈愛而不移比立流  
響青鳥悅而忘翥曼憑動韻猶令鳥  
馬蹠蹠僧辨折調尚使鴻鵠停飛量  
人雖復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疊擊石  
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  
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  
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  
聲而不文則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  
而不聲則俗情无以得入故經言以  
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須世  
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命當世  
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  
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  
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悒忽聞之但益  
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掩而歲曜百  
味薄乳不澆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  
經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盡盈舉  
平折放煞游龍却轉反疊嬌弄動韻  
則流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  
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

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  
濁而不蔽諒足以起暢微言怡養神

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  
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

患癬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  
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異時忽  
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湏臾有一  
鼠子從屋脫地延溝沫身狀如已死  
頸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延溝  
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刮取延溝  
以傳癩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  
之間瘡瘻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  
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厲節弥堅  
宋太宰江夏王義恭嘗所知重後卒  
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璣丹陽人出家上凡官寺讀覽  
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  
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操博聲  
無不妙詣宋太祖文皇帝車騎咸賀  
並提携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要  
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  
之譙王敗璣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瓊  
唱導帝問璣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  
璣曰天道助順况復為逆帝悅之明  
旦別覲一万後勅為京邑都維那大  
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擇晏宗姓蘇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  
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

當世辯口適時應變无盡嘗為孝武  
唱導行菩薩五法礼真帝乃笑謂宗  
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  
至聖猶云子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  
陛下德邁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沖  
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十七設  
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偽因受必  
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  
年取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泣愴良久

賞異殊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  
記二卷時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  
善唱說製曉經新聲東亮有序

釋墨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  
性意嗜五經詩賦及筆數十莖无不  
貫解年將三十喟然歎曰吾從來所

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豈剪  
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論識悟  
過人一間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直意理沙門共談佛法聲境  
推光以當鴻任光固詳王目詣房敷  
請遂從命焉給車服人力月供一万每  
設齋會元有導師王謂光曰梵導群

生唯德之本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  
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  
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真帝乃笑謂宗  
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曰昔虞舜  
至聖猶云子違尔弼湯武亦云万姓  
有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  
義陽王旭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  
和失德義陽起事以光預見乃賣七  
曜以史光杜口無言故事寧獲免  
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攝  
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  
六十五

釋慧菴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  
出家住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善  
行精峻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架  
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虜毀滅佛法  
乃南歸京師至馬江追騎將及而渚次  
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  
愍孫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  
左右令候覓沙門試欲語之會得菴  
至袁先問三乘四諦之理却辭荅莊  
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音吐流  
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為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  
治必驗後病篤服丸人勸之以酒茶

日積時持戒寧以將死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誠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為啓度出家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嚮成禪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為戒師盧承祖伯仲孫等共買張教兒故廬為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時開心寺有釋僧喜亦善唱說振譽於宋末齊初

釋慧重姓閔魯國人僧行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已長齊某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明六年勅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渴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上凡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時凡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屬先頴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來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刑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難技及著爻占相皆倍盡其妙嘗以鏡照面大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庸相自業宗毅沈慶徵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鐸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更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感求出家三歲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毅出鎮廣州携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攝逆羽檄嶺南殺以詣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

果如願言殺還豫州刺史復携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溫佳其士願有不平之色遂致聞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許菜食願荅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勅嚴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拯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須帝崩照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後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教永明二年願遭兄喪乞還鄉至鄉少時勅言重疊願後出憩在湘言壅罵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許願既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銘以為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方伎樂供養佛尚不如至

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感致隨喜日盈万許願隨以修福未嘗苦聚或雇人札佛或借人持齋或收糴米穀散餉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官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為要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糴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必及弟子欲舉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告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七卒

擇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益燒身滅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為師既得入道復操冰霜仁施為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鏡捨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无避寒暑財不蓄私常

以居之鏡為性敦美賞接為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這次嘲難必有酬酢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凡官道親彭城寶興者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例頌泉動物論者後之今上為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札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辭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昇高座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齊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顥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譬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无可採非博則語元依據至若響韻鍾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為用也辭吐後發適會无差

譯之為用也綺製彤華文藻橫逸才之為用也商據經論採據書史博之為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為出家五衆則湏切語无常苦陳懺悔若為君王長者則湏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為悠游凡庶則湏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為山民野處則湏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知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技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烟蓋停氣燈惟靖熾四衆專心又指鍼默尔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无盡談元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微昔因則如見往業衆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碑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

人迫懷抱載盈懷慕當尔之時道師

之為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

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

擇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

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

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官商動

見紕謬其中傳寫訛誤亦皆依而唱

習致使魚魯淆亂鼠璣相疑或時礼

拜中間纖疏忽至既无宿蓄恥欲屈

頭臨時抽造寒棘難辯意慮荒忙心

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磬

咬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途啞齒施

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

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澁

吹之譏終致代匠之咎然豈高僧

之謂耶

### 高僧傳卷第十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三第弔張內

乙巳歲高麗國大歲都監奉

原夫至道冲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  
幽微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造興  
賢能異託辨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  
道明詩書礼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  
功遺事尚彼虛冲或體任崇枯重芸  
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  
潮流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  
之為訓也孝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  
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感十地  
以辨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  
性之首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  
群流之歸巨壑衆星之共北辰悠哉  
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  
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為大利  
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  
方先音形之本東國後見聞之益雲  
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鴻風既  
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  
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  
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

###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內

唐弥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雜  
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  
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稱高逸

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

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

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平有繁簡

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

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

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

門靈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

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

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

闊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

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

混蕪難求更為蕪昧瑤琊王巾所撰

僧史意似談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

祐撰三歲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

衆中書郎都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

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

各贊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

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

褒貶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

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

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摭述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辟榮棄委本以異俗為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詣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无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熟或踰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

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勳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攉取捨皆列諸贊論俗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辨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捺布一科之末通釋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分通感迺編之傳未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内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贊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為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一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為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 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漢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漢雒陽安清

漢雒陽支樓迦誠

魏雒陽曇柯迦羅

魏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晉長安竺雲摩羅刹

晉長安帛遠

晉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晉長安僧伽跋澄

晉長安曇摩難提

晉廬山僧伽提婆

晉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高僧傳第二卷 譯經中 大

晉長安鳩摩羅什

晉長安弗若多羅

晉壽春石磾寺卑摩羅又

晉長安佛陀耶舍

晉京師道場寺佛駄跋陀羅

晉河西曇無識 安陽侯  
法雄 傳袁 法崇

高僧傳第三卷 詳解下 十三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宋黃龍釋曇无竭

宋建康龍光寺佛駄什

宋河西浮陁跋摩

宋京師祇園寺釋智嚴

宋六合山釋寶雲

宋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宋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宋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宋京北釋智猛

宋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宋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陁羅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跋地

晉淮陽支孝龍

晉豫章山康僧測

晉高邑竺法雅

晉中山康法胡

晉燉煌竺法乘

晉剡東仰山竺法潛

晉吳虎丘東寺竺道壹

晉長安覆舟山竺道立

晉山陰嘉祥寺竺慧虔

晉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六張 內

晉刻沃洲山支法義

晉刻山于法蘭

晉燉煌于道遠

晉刻葛峴山竺法崇

晉始寧山竺法義

晉東莞竺僧度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晉蒲坂釋法和

晉泰山嵩巖巖竺僧朗

晉京師凡官寺竺法汰

晉飛龍山釋僧先

晉荊州上明竺僧輔

晉京師凡官寺竺僧敷

晉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晉荊州上明釋曇微

晉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晉長沙寺釋曇誠

晉於賀青山竺法曠

晉吳虎丘東寺竺道壹

晉長安覆舟山竺慧虔

晉山陰嘉祥寺竺慧虔

晉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六張 內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十二

晉廬山釋慧遠

晉蜀龍淵寺釋慧持

晉新陽釋法安

晉廬山釋曇嵩

晉長安釋僧詒

晉長安大寺釋僧䂮

晉彭城郡釋道融

晉長安釋曇影

晉長安釋僧詒

晉長安釋道桓

晉長安釋僧詒

宋京師祇洹寺釋僧苞

法和

宋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宋江陵辛寺釋曇鑒

道海慧鑒

宋廬山凌雲寺釋慧安

道廣

宋淮南中寺釋曇无成

曇無成

宋京師靈味寺釋僧舍

道合

宋江陵瑟琶寺釋僧徹

僧莊

宋吳虎丘山釋曇諦

宋壽春石碑寺釋僧尊

僧因僧音

宋蜀武擔寺釋道汪

僧明道開

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慧隱

宋丹陽釋梵敏

僧叡

宋京師中興寺釋道溫

僧庭慧高

宋京師何園寺釋曇斌

曇斌

宋下定林寺釋僧鏡

曇鏡

宋京師靈根寺釋僧璽

璽璽

宋京師興寧寺釋道猛

慧猛道明

宋山陰靈嘉寺釋超進

曇進

宋京師新安寺釋法瑞

曇瑞

宋京師治城寺釋慧通

義解五十六人

高僧傳第八卷

法和

齊僧行持濟州釋僧淵

慧記

齊僧行持濟州釋曇度

六趣

齊京師莊嚴寺釋道慧

僧遠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鍾

僧遠慧遠僧寶

齊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僧興

齊京師湘宮寺釋弘充

法解

齊高昌郡釋智林

法度

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瓈

法度法常

齊蜀齊后山釋玄暢

法度

齊上定林寺釋僧遠

道遠法全

齊荊州竹林寺釋僧慧

慧遠

齊上定林寺釋僧柔

法柔

齊山陰法花山釋慧基

慧基慧遠法洪

齊京師謝寺釋慧次

僧寶僧懷法淨僧贊

齊京師何園寺釋慧隆

僧法淨僧贊

齊京師太昌寺釋僧宗

法宗法全

齊京師中興寺釋法安

法安法度

齊京師中興寺釋僧印

慧龍

梁京師治城寺釋智秀

法秀

梁荊州釋慧琳

梁京師靈曜寺釋僧盛

法欣智敬法圓

梁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梁上定林寺釋法通

法明僧成

梁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梁刻法花臺釋曇斐

法歲明度

梁京師靈根寺釋寶亮

僧寶道明僧成

梁京師靈根寺釋法通

法通

晉鄴中竺佛苗澄

道遠

晉羅浮山單道開

法開

晉常山竺佛調

法調

晉洛陽盤鷗山捷脣勒

法勒

晉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法勒

晉襄陽竺法慧

范特

晉洛陽大市寺安慧則

慧則

晉長安涉公

法公

晉西平釋曇霍

光贊

晉上虞龍山史宗

法宗

宋偪魏長安釋曇始

法始

宋高昌釋法朗

法整

宋岷山通雲寺邵碩

宋江陵琵琶寺釋慧安傳覽法雷

齊京師弘國寺沙彌釋法置法智

齊荊州釋僧慧慧遠

齊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 僧明

高僧傳第十一卷習禪 明律

習禪二十一人

晉江左竺僧顯

晉剡隱岳山帛僧光

晉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集真

晉長安釋慧嵬

晉廣漢閻興寺釋賢護

晉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晉蜀石室山釋法緒

晉偽魏平城釋玄高慧宗

宋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宋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宋餘杭釋淨度

宋始豐舉布山釋僧從

宋廣漢釋法成

宋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宋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高僧傳第十四卷習禪 明律

第十五張內

宋成都釋道法

宋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僧寶法達

齊武昌樊山程法悟道濟

齊錢塘靈苑山釋曇超

齊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十三人

宋江陵釋慧猷

宋吳開居寺釋僧業慧光

宋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宋京師在嚴寺釋僧彊道達

宋彭城郡釋道儼慧昭

宋江陵釋僧隱成具

宋廣漢釋道房

宋京師開心寺釋道營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趙虔

齊京師多寶寺釋法頤慧文

齊蜀靈建寺釋法琳

齊京師安樂寺釋智攝慧超

梁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二卷士身 論組

晉霍山釋僧群

亡身十一人

高僧傳第十五卷士身 論組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宋高昌釋法進僧導

宋魏郡廷尉寺釋僧富僧遠

宋偽秦蒲坂釋法羽慧始

宋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宋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宋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宋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齊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二十一人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達

晉越城寺釋法相曇真 僧法

晉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晉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刻法花臺釋法宗

宋京師南澗寺釋道圓

宋廬山釋慧慶

宋臨渭釋普明

宋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宋京師凡官寺釋慧累

宋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高僧傳第十六卷士身 論組

高僧傳第十七卷士身 論組

◇高麗大藏經 ◇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齊永興柏林寺釋弘明

齊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音

齊上定林寺釋道崇

齊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法定僧志

齊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景達

齊京師後嶺寺釋僧侯慈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弘法仙

梁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三卷興福 法師淳師

興福十四人

晉并州竺慧達

晉京師凡官寺釋慧力

晉京師安樂寺釋悲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宋山陰法花山釋僧翼

宋豫州釋僧洪

宋京師釋僧亮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齊興福寺釋法獻

高僧傳第十四卷玄暢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筆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銳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頴

宋凡官寺釋慧波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道儒

齊凡官寺釋慧重

梁荆石城山釋僧護

梁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十一人

晉中山帛法橋

晉京師建初寺支曇筆

宋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銳

宋安樂寺釋道慧

宋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齊東安寺釋曇智

齊安樂寺釋僧辯

齊白馬寺釋曇憑

齊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導十人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宋長干寺釋曇頴

宋凡官寺釋慧波

宋靈味寺釋曇宗

宋中寺釋曇光

齊興福寺釋道儒

齊凡官寺釋慧重

齊正勝寺釋法願

齊濟隆寺釋法鏡

右十三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曼類頃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

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迺至

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

代自摩勝法蘭發軒西域安侯支識

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

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繙素傳美鉉

繫定辭照示後昆揄揚往秀而道安

羅什間表秦書佛沿道進雜聞趙冉

晉史見捨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

因其公會兼且擡出君台之記錄在元亮

之說感應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槩

泛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

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

道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

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閑王秀

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

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

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

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四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高僧傳卷第十四 第二張內

祐成蘭既同法濟之責孝秀塗毫復獲景興之詣其唱公慕集取寔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也縣亘古今包括内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去約豈加以高為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望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无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達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艾卷舒王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延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識非子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卉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伐訴盡弟子孤子王曼頹首和南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箴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願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以來昭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宜綜綴貲事聊記之云尔